

欽定宋史

卷百八  
十二之  
八十六

宋史卷一百八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五

食貨下四

鹽中

元豐七年知滄州趙瞻請自大名府澶恩信安雄霸瀛莫冀等州盡權賣以增其利纔半歲獲息錢十有六萬七千緡哲宗卽位監察御史王巖叟言河北二年以來新行鹽法所在價增一倍旣奪商賈之利又增居民之價以爲息聞貧家至以鹽比藥伏惟河朔天下根本祖宗推此爲惠願陛下不以損民爲利而以益民爲利復

鹽法如故以爲河北數百萬生靈無窮之賜會河北轉運使范子奇奏鹽稅欲收以十分遣范鏐商度巖叟復言臣在河北亦知商賈有自請於官乞罷權買願輸倍稅主計者但知於商賈倍得稅緡以爲利不知商賈將於民間復增賣價以爲害也慶曆六年旣不行三司權買之法又不從轉運司增稅之請仁宗直謂朕慮河北軍民驟食貴鹽可令依舊是時計歲增幾六十萬緡仁宗豈不知爲公家之利意謂藏之官不若藏之民今陛下卽位之始宜法仁宗之意不宜以小利失人心也明年遂罷河北權法仍舊通商六年提舉河北鹽稅司請

令商賈販鹽於場務輸稅以及等戶保任給小引量道里爲限卽非官監鎮店聽以使鬻之鹽稅舊額五分者增爲七分則鹽稅蓋已行焉紹聖中河北官復賣鹽繼詔如京東法元符三年崇儀使林豫言河北權鹽未必敷前日稅額且契丹鹽益售慮啓邊隙明年給事中上官均亦以爲言皆不果行宣和元年京畿四輔及滑州河陽所產鹹地悉墾爲田革盜刮煎鹽之弊知河陽王序以勸誘推賞三年大改鹽法舊稅鹽並易爲鈔鹽凡未賣稅鹽鈔引及已請算或到倉已投暨未投者並赴權貨務改給新法鈔引許通販已請舊法稅鹽貨賣者

自陳更買新鈔帶賣已請鈔引毋得帶支初茶鹽用換鈔對帶之法民旅皆病然河北猶未及也至是併河北京東行之其在兩浙曰杭州場歲鬻七萬七千餘石明州昌國東西兩監二十萬一千餘石秀州場二十萬八千餘石溫州天富南北監密鸚永嘉二場七萬四千餘石台州黃巖監一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及越處衢婺州天聖中杭秀溫台明各監一溫州又領場三而一路歲課視舊減六萬八千石以給本路及江東之歙州慶曆初制置司言比年河流淺涸漕運艱阻靡費益甚請量增江淮兩浙荆湖六路糴鹽錢下三司議三司奏荆

湖已嘗增錢餘四路三十八州軍請斤增二錢或四錢  
詔俟河流通運復故旣而江州置轉運般倉益置漕船  
及傭客舟以運制置司因請六路五十一州軍斤增五  
錢民苦官鹽估高無以爲食諸路皆言其不便久之韓  
絳安撫江南還亦極言之其後兩浙轉運使沈立李肅  
之奏本路鹽課緡錢歲七十九萬嘉祐三年纔及五十  
三萬而一歲之內私販坐罪者三千九十九人弊在於  
官鹽估高故私販不止而官課益虧請裁官估罷鹽綱  
令鋪戶衙前自趨山場取鹽如此則鹽善而估平人不  
肯冒禁私售官課必溢發運司難之立肅之固請試用

其法二三年可見利害詔可立嘗論東鹽利害條亭戶倉場漕運之弊謂愛恤亭戶使不至困窮休息漕卒使有以爲生防制倉場使不爲掎克率斂絕私販減官估果能行此五者歲可增緡錢一二百萬集鹽策二十卷以進其言亭戶困乏尤甚然自皇祐以來屢下詔書輒及之命給亭戶官本皆以實錢其售額外鹽者給粟帛衣糧亭戶逋歲課久不能輸者悉蠲之所以存恤之意甚厚而有司罕有承順焉熙寧以來杭秀溫台明五州共領監六場十有四然鹽價苦高私販者衆轉爲盜賊課額大失二年有萬奇者獻言欲撲兩浙鹽而與民乃

遣奇從發運使薛向詢度利害神宗以問王安石對曰  
趙抃言衢州撲鹽所收課敵兩浙路抃但見衢湖可撲  
不知衢鹽侵饒信湖鹽侵廣德昇州故課可增如蘇常  
則難比衢湖今宜制置煎鹽亭戶及差鹽地令督捕私  
販般運以時嚴察拌和則鹽法自舉毋事改制五年以  
盧秉權發遣兩浙提點刑獄仍專提舉鹽事秉前與著  
作佐郎曾默行淮南兩浙詢究利害異時竈戶鬻鹽與  
官爲市鹽場不時償其直竈戶益困秉先請儲發運司  
錢及雜錢百萬緡以待償而諸場皆定分數錢塘縣楊  
村場上接睦歙等州與越州錢清場等水勢稍淺以六



分爲額楊村下接仁和之湯村爲七分鹽官場爲八分  
並海而東爲越州餘姚縣石堰場明州慈溪縣鳴鶴場  
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又東南爲溫州雙穗南天富北天  
富場爲十分蓋其分數約得鹽多寡而爲之節自岱山  
以及二天富煉以海水所得爲最多由鳴鶴西南及湯  
村則刮鰾淋鹵十得六七鹽官湯村用鐵盤故鹽色青  
白楊村及錢清場織竹爲盤塗以石灰故色少黃石堰  
以東近海水鹹故雖用竹盤而鹽色尤白秉因定伏火  
盤數以絕私鬻自三竈至十竈爲一甲而鬻鹽地什伍  
其民以相譏察及募酒坊戶願占課額取鹽於官賣之

月以錢輸官毋得越所酤地而又嚴捕盜販者罪不至配雖杖者皆同妻子遷五百里仍益開封府界京東兵各五百人防捕時惟杭越湖三州格新法不行發運司劾奏虧課皆獄治王安石爲神宗言捕鹽法急可以止刑久之乃詔兩浙提舉鹽事司諸州虧課者未得遽劾以增虧及違法輕重分三等以聞七年以盧秉鹽課雖增刑獄寔繁慮無辜卽罪者衆徙其職淮南以江東漕臣張覲代之且體量其事覲言秉在事越州監催鹽償至有母殺子者詔劾其罪然竟免仍以增課擢太常博士升一資歲餘三司言兩浙漕司寬弛鹽息大虧命著

作佐郎翁仲通更議措置元祐初言者論秉推行浙西  
鹽法務誅剝以增課所配流者至一萬二千餘人秉坐  
降職兩浙鹽亭戶計丁輸鹽逋負滋廣二年詔蠲之後  
更積負無以償元符初察訪使以狀聞有司乃以朝旨  
不行右正言鄒浩嘗極疏其害明州鳴鶴場鹽課弗登  
撥隸越州宣和元州樓異爲明州請仍舊且於接近台  
州給舊鹽五七萬囊詔曰明州鹽場三昨以施置不善  
以鳴鶴一場隸越客始輻湊猶有二場積鹽以百萬計  
未見功緒此而不圖東欲取於越西欲取於台改令害  
法動搖衆情令狀析以聞其在淮南曰楚州鹽城監歲

鬻四十一萬七千餘石通州豐利監四十八萬九千餘石泰州海陵監如臯倉小海場六十五萬六千餘石各給本州及淮南之廬和舒蘄黃州無爲軍江南之江寧府宣洪袁吉筠江池太平饒信歙撫州廣德臨江軍兩浙之常潤湖睦州荆湖之江陵府安復潭鼎岳鄂衡永州漢陽軍海州板浦惠澤洛要三場歲鬻四十七萬七千餘石漣水軍海口場十一萬五千餘石各給本州軍及京東之徐州淮南之光泗濠壽州兩浙之杭蘇湖常潤州江陰軍天聖中通楚州場各七泰州場八海州場二漣水軍場一歲鬻視舊減六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

餘石以給本路及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四路舊并給兩浙路天聖七年始罷凡鹽之入置倉以受之通楚州各一泰州三以受三州鹽又置轉般倉二一於眞州以受通泰楚五倉鹽一於漣水軍以受海州漣水鹽江南荆湖歲漕米至淮南受鹽以歸東南鹽利視天下爲最厚鹽之入官淮南福建兩浙之溫台明斤爲錢四杭秀爲錢六廣南爲錢五其出視去鹽道里遠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咸平四年祕書丞直史館孫冕請令江南荆湖通商賣鹽緣邊折中糧草在京入納金銀錢帛則公私皆便爲利實多設慮淮南因江南荆湖通商或

至年額稍虧則國家折中糧草足贍邊兵中納金銀實  
之官庫且免和顧車乘差擾民戶冒寒涉遠借如荆湖  
運錢萬貫淮南運米千石以地里脚力送至窮邊則官  
費民勞何啻數倍詔吏部侍郎陳恕等議恕等謂江湖  
官賣鹽蓋近鬻海之地欲息犯禁之人今若通商住賣  
官鹽立乏一年課額曷議遂寢至天禧初始募人入緡  
錢粟帛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乾興元年入  
錢貨京師總爲緡錢一百十四萬會通泰鬻鹽歲損所  
在貯積無幾因罷入粟帛第令入錢久之積鹽復多明  
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

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荆湖綱吏舟卒侵盜販鬻  
從而雜以沙土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  
徒配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涸漕輓不行遠州村  
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  
則露積苫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  
給故亭戶貧困往往起爲盜賊其害如此願權聽通商  
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  
及粟帛計直予鹽鹽一石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  
石可得緡錢三十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  
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靡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

三利也昔時漕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時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利爲言卽詔知制誥丁度等與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議皆謂聽通商恐私販肆行侵蠹縣官請敕制置司益漕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復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在通楚秦海真揚漣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詣縣鎮毋至鄉村其入錢京師者增鹽予之并勅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戶詔皆施行景祐二年諸路博易無利遂罷而入錢京師如故康定元年詔商人入芻粟陝西並



邊願受東南鹽者加數與之會河北穀賤三司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亦以鹽代京師所給緡錢羅二十萬石止慶曆二年又詔入中陝東河東者持券至京師償以錢及金帛各半之不願受金帛者予茶鹽香藥惟其所欲而東南鹽利厚商旅皆願得鹽八年河北行四說法鹽居其一而並邊芻粟皆有虛估騰踊至數倍券至京師反爲蓄賈所抑鹽百八斤舊售錢十萬至是六萬商人以賤估售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皇祐二年復入錢京師法視舊錢數稍增予鹽而並邊入中先得券受鹽者河東陝西入芻粟直錢十萬止給鹽直

七萬河北又損爲六萬五千且令入錢十萬於京師廼聽兼給謂之對貼自是入錢京師稍復故初天聖九年三司請權貨務入錢售東南鹽以百八十萬三千緡爲額後增至四百萬緡嘉祐中諸路漕運不足權貨務課益不登於是卽發運司置官專領運鹽公事治平中京師入緡錢二百二十七萬而淮南兩浙福建江南荆湖廣南六路歲售緡錢皇祐中二百七十三萬治平中三百二十九萬江湖運鹽旣雜惡官估復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並海民以魚鹽爲業用工省而得利厚繇是不逞無賴盜販者衆捕之急則起爲盜賊江淮間雖衣冠

士人狃於厚利或以販鹽爲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纔畢恒數十百爲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人穀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鬪格至殺傷吏卒則起爲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歲月浸淫滋多而州官糶鹽歲纔及百萬斤慶曆中廣東轉運使李敷王繇請運廣州鹽於南雄州以給虔吉未報卽運四百餘萬斤於南雄而江西轉運司不以爲便不往取後三司戶部判官周湛等八人復請運廣鹽入

虔州江西亦請自具本錢取之詔尚書屯田員外郎施元長等會議皆請如湛等議而發運使許元以爲不可遂止嘉祐以來或請商販廣南鹽入虔汀所過州縣收算或請放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鹽通商或謂第歲運淮南鹽七百萬斤至虔二百萬斤至汀民間足鹽寇盜自息或請官自置鋪役兵卒運廣南福建鹽至虔汀州論者不一先嘗遣職方員外郎黃炳乘傳會所屬監司及知州通判議謂虔州食淮南鹽已久不可改第損近歲所增官估斤爲錢四十以十縣五等戶夏秋稅率百錢令糶鹽二斤隨夏稅入錢償官繼命提點鑄錢沈扶

覆視可否扶等請選江西漕船團爲十綱以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泰楚都倉鹽詔用炳等策然歲增糶六十餘萬斤江西提點刑獄蔡挺制置鹽事乃令民首納私藏兵械給巡捕吏卒而販黃魚籠挾鹽不及二十斤徒不及五人不以甲兵自隨者止輸算勿捕淮南旣團新綱漕鹽挺增爲十二綱綱二十五艘鑲楸至州迺發輸官有餘以畀漕舟吏卒官復以半價取之繇是減侵盜之弊鹽遂差善又損糶價歲課視舊增至三百餘萬斤乃罷炳等議所率糶鹽錢異時汀州人欲販鹽輒先伐鼓山谷中召願從者與期日率常得數十百人已上與

俱行至是州縣督責者保有伐鼓者輒捕送盜販者稍  
稍畏縮朝廷以挺爲能留之江西積數年乃徙久之江  
西鹽皆團綱運致如虔州焉初荆湖亦病鹽惡且歲漕  
常不足治平二年纔及二十五萬餘石三年撥淮西二  
十四綱及傭客舟載鹽以往是歲運及四十萬石四年  
至五十三萬餘石慶曆初判戶部勾院王琪言天禧初  
嘗以荆湖鹽估高詔斤減三錢或二錢自後利入寢損  
請復舊估可歲增緡錢四萬許之治平中淮南轉運使  
李復圭張芻蘇頌三司度支判官韓縝相繼請減淮南  
鹽價然卒不果行熙寧初江西鹽課不登三年提點刑

獄張頡言虔州官鹽鹵濕雜惡輕不及斤而價至四十  
七錢嶺南盜販入虔以斤半當一斤純白不雜賣錢二  
十以故虔人盡食嶺南鹽乃議稍減虔鹽價更擇壯舟  
團爲十綱以使臣部押後蔡挺以贛江道險議令鹽船  
三歲一易仍以鹽純雜增虧爲綱官舟人殿最鹽課遂  
敷盜販衰止自挺去法十廢五六請復之便詔從之仍  
定歲運淮鹽十二綱至虔州及章惇察訪湖南符本路  
提點刑獄朱初平措置般運廣鹽添額出賣然未及行  
元豐三年惇既參政有邾亶者邪險銳進素爲惇所喜  
迎合惇意推做湖南之法乞運廣鹽於江西卽遣蹇周

輔往江西相度周輔承望惇意奏言虔州運路險遠淮鹽至者不能多人苦淡食廣東鹽不得輒通盜販公行淮鹽官以九錢致一斤若運廣鹽盡會其費減淮鹽一錢而其鹽更善運路無阻請罷運淮鹽通般廣鹽一千萬斤於江西虔州南安軍復均淮鹽六百一十六萬斤於洪吉筠袁撫臨江建昌興國軍以補舊額詔周輔立法以聞周輔具鹽法并總目條上大率峻剝於民民被其害舊江西鹽場許民買撲周輔悉籍於官賣之遂以周輔遙領提舉江西廣東鹽事卽司農寺置局四年周輔改漕河北明年提舉常平劉誼言道途洶洶以賣鹽



爲患詔江東提點刑獄范岫體量未報誼坐言役法等事罷及岫奏至但以州縣違法塞詔竟無更張未幾周輔奏虔州南安軍推行鹽法方半年已收息十四萬緡自以爲功詔命發運副使李琮體訪利害琮知周輔方被獎用止謂鹽法宜變通而已不敢斥言其害六年周輔爲戶部侍郎復奏湖南郴道州隣接詔連可以通運廣鹽數百萬却均舊賣淮鹽於潭衡永全邵等州並準江西廣東見法仍舉邾亶初議郴全道三州亦賣廣鹽詔委提舉常平張士澄轉運判官陳偲措置明年士澄等具條約來上詔施行之額利增加一方騷然于時准

西亦推行周輔鹽法發運使蔣之奇奏立知州通判鹽事官賞罰下戶部著爲令紹聖三年發運司言淮南亭戶貧瘠官賦本錢六十四萬緡皆倚辦諸路以故不時至民無所得錢必舉倍稱之息欲以糴本錢十萬緡給之不足畀以憑由卽欲質於官與憑之七而蠲其息鹽本集復給其三分憑由毀棄崇寧元年蔡京議更鹽法乃言東南鹽本或闕滯於客販請增給度牒及給封樁坊場錢通三十萬緡并列七條一許客用私船運致仍嚴立輒踰疆至夾帶私鹽之禁二鹽場官吏槩量不平或支鹽失倫次者論以徒三鹽商所繇官司場務堰牘

津渡等輒加苛留者如上法四禁命吏廕家貢士胥史  
爲賈區請鹽五議貸亭戶六鹽價大低者議增之七令  
措置官博盡利害以聞明年詔鹽舟力勝錢勿輸用絕  
阻遏且許舟行越次取疾官綱等舟輒攔阻者坐之遂  
變鈔法置買鈔所於權貨務凡以鈔至者並以末鹽乳  
香茶鈔并東北一分及官告度牒雜物等換給末鹽鈔  
換易五分餘以雜物而舊鈔止許易末鹽官告仍以十  
分率之止聽算三分其七分兼新鈔定民間買鈔之價  
以抑豪強以平邊糴在河北買者率百緡毋得下五千  
東南末鹽鈔毋得下十千陝西鹽鈔毋得下五千五百

私減者坐徒徙之罪官吏留難文鈔展限等條皆備四年又以算請鹽價輕重不等載定六路鹽價舊價二十錢以上皆遞增以十錢四十五者如舊算請東南末鹽願折以金銀物帛者聽其便而亭戶貸錢舊輸息二分者蠲之五年詔算請不貼納見錢以十分率之毋過二分大觀元年乃令算請東南末鹽貼輸及帶舊鈔如見條外更許帶日前貼輸三分鹽鈔輸四分者帶二分五分者帶三分後又貼輸四分者帶三分五分者帶四分而東南鹽並收見緡換請新鈔者如四分五分法貼輸其換請新鈔及見錢算東南末鹽如不帶六等舊鈔者

聽先給如止帶五等舊鈔其給鹽之敘在崇寧四年十  
月前所帶不貼輸舊鈔之上六等者謂貼三貼四貼五  
當十鈔并河北公據免貼納錢是也時鈔法紛易公私  
交弊四年侍御史毛注言崇寧以來鹽法頓易元豐舊  
制不許諸路以官船迴載爲轉運司之利許人任使用  
鈔請鹽般載於所指州縣販易而出賣州縣用爲課額  
提舉鹽事司苛責郡縣以賣鹽多寡爲官吏殿最一有  
循職養民不忍侵克則指爲沮法必重奏劾譴黜州縣  
孰不望風畏威競爲刻虐由是東南諸州每縣三等已  
上戶俱以物產高下勒認鹽數之多寡上戶歲限有至

千緡第三等末戶不下三五十貫籍爲定數使依數販  
易以足歲額稍或愆期鞭撻隨之一縣歲額有三五萬  
緡今用爲常額實爲害之大者又言朝廷自昔謹三路  
之備糧儲豐溢其術非他惟鈔法流通上下交信東南  
末鹽錢爲河北之備東北鹽爲河東之備解地鹽爲陝  
西之備其錢並積於京師隨所積多寡給鈔於三路如  
河北糧草鈔至京並支見錢號飛鈔法河東三路至京  
半支見錢半支銀紬絹陝西解鹽鈔則支請解鹽或有  
泛給鈔亦以京師錢支給爲錢積於京師鈔行於三路  
至則給錢不復滯留當時商旅皆悅爭運糧草入於邊

郡商賈既通物價亦平官司上下無有二價斗米止百餘錢束草不過三十邊境倉廩所在盈滿自崇寧來鈔法屢更人不敢信京師無見錢之積而給鈔數倍於昔年鈔至京師無錢可給遂至鈔直十不得一邊郡無人入中糴買不敷乃以銀絹見錢品搭文鈔爲糴買之直民間中糴不復會算鈔直惟計銀絹見錢須至高擡糧草之價以就虛數致使官價幾倍於民間斗米有至四百束草不下百三十餘錢軍儲不得不闕財用不得不匱如解鹽鈔每紙六千今可直三千商旅凡入東南未鹽鈔乃以見錢四方鹽引六分權貨務惟得七十千之

入而東南支鹽官直百千則鹽本已暗有所損矣臣謂鈔法不循復熙豐則物價無由可平邊儲無由可積方今大計無急於此薛向昔講究於嘉祐中行之未幾穀價遽損邊備有餘逮及熙豐其法始備比年權貨務不顧鈔法屢變有誤邊計惟冀貼納見錢專買東南鹽鈔圖增錢數以僥冒榮賞前鈔方行而後鈔又復變易特令先次支鹽則前鈔遂爲廢紙罔人攘利商旅怨嗟臣願明詔執政大臣精擇能吏推明鈔法無以見行爲有妨無以旣往爲不可復如薛向之法已效於昔者可舉而行之今之練政事通鈔法不患無人在京三庫之積



皆四方郡縣所入不患無備如以三四百萬緡椿留京師隨數以給鈔引使鈔至給錢不復邀阻上下交信則人以鈔引爲輕賚轉相貿易或支請多惟轉廊就給東南末鹽鈔或度牒之類如東南末鹽鈔或度牒勅牒唯許以鈔引就給外餘並令在京以見錢入易椿留以爲鈔引之資亦計之得者若舊出文鈔亦當體究立法量爲分數支鹽償之自昔立法之難非特造始修復旣廢亦爲非易欲興經久之利則目前微害宜亦可畧惟詳酌可否施行之未幾張商英爲相乃議變通損益復熙豐之舊令內府錢別椿一千五百萬緡餘悉移用以革

錢鈔物三等偏重之弊陝西給鈔五百萬緡江淮發運司給見錢文據或截兌上供錢三百萬緡以左司員外郎張察措置東南鹽事提舉江西常平張根管幹運淮鹽於江西罷提舉鹽香諸路鹽事各歸提刑司議定五等舊鈔商旅已換請新鈔及見錢鈔不對帶聽先給東南末鹽諸路貨易仍下淮浙鹽場以鹽十分率之椿留五分以待支發官綱備三路商旅轉廊算請餘五分以待算請新鈔及見錢鈔與不帶舊鈔當先給者於是推行舊法以商旅五色舊鈔若用換請新鈔對帶方許支鹽慮伺候歲月欲給無由乃立增納之法貼三鈔許於

權貨務更貼見緡七分貼四鈔更貼六分貼五當十鈔  
貼七分河北見錢文據貼五分算請有司議三路鈔法  
如熙豐舊法全仰東南未鹽爲本若許將舊鈔貼納算  
請正與推行三路熙豐鈔法相戾卽不令貼納算還又  
鈔無所歸議將河北見錢文據減增納二分餘各減二  
分以告敕減度牒香藥雜物東南鹽算請給償帝詔東  
南六路元豐年額賣鹽錢以緡計之諸路各不下數十  
萬自行鈔鹽漕計窘匱以江西言之和豫買欠民價不  
少何以副仁民愛物之意令東南諸路轉運司協力措  
置般運政和元年詔商旅願依熙豐法轉廊者許先次

用三路新鈔算請往他所定價給賣優存兩浙亭戶額  
外中鹽斤增價三分已而張察均定鹽價視紹聖斤增  
二錢詔從其說仍斤增一錢議者謂異時鹽商於權貨  
務入納轉廊惟視東南諸郡積鹽多寡鹽多則請鈔者  
衆所入亦倍其闕鹽地客不肯住在元豐時遠地須豫  
備二年或三年次遠一年至二年最近亦半年及一年  
謂之準備鹽而後鈔法乃通紹聖間遵用舊制廣有準  
備故均價之後課利增倍謂宜嚴責轉運司般運準備  
鹽外更及元豐準備之數則鈔法始通課利且美亭戶  
煎鹽官爲買納比舊旣增矣止用元豐舊價自可況用

新價而有本錢復加借貸何慮不增若斤更增一錢虛費亦大詔施行之六路通置提舉鹽事官置司於揚州未幾罷議者復謂客人在京權貨務買東南末鹽者其法有二一曰見錢入納二曰鈔面轉廊今既許三路支鈔得以轉廊若更循舊制許以見錢入納則客旅之錢當入於權貨而不入於兼并見錢留於京師客旅走於東南詔采用焉又有謂舊法聽以物貨及官錢鈔引抵當所以扶持鈔價不大減損昨禁之非是其舊轉廊鹽鈔販至東南轉運司乃專以見錢爲務致多壅闕於是復鈔引抵當一如其舊末鹽以十分率之限以八分給

末鈔二分許鬻見緡後又增見緡爲三分二年江寧府  
廣德軍太平州斤更增錢二宣歙饒信州斤增錢三池  
江州南康軍斤增錢四各以去產鹽地遠近爲差是歲  
蔡京復用事大變鹽法五月罷官般賣令商旅赴場請  
販已般鹽並封椿商旅赴權貨務算請先至者增支鹽  
以示勸前轉廊已算鈔未支者率百緡別輸見緡三分  
仍用新鈔帶給舊鈔三分已算支者所在抄數別輸帶  
賣如上法其算請悉用見緡而給鹽倫次以全用見緡  
不帶舊鹽者爲上帶舊鹽者次之帶舊鈔者又次之三  
路糴買文鈔算給七分東南末鹽者聽對見緡支算二

分東北鹽亦如之自餘文鈔毋得一例對算復置諸路  
提舉官於是詔書褒美京功然商旅終以法令不信爲  
疑算請者少乃申扇搖之令增賞錢五百緡三年以商  
人承前先卽諸州投勾乃請鹽於塲留滯罷之若請鹽  
大帶斤重者官爲秤驗乃輸錢給鈔時法旣屢變蔡京  
更欲巧籠商賈之利乃議措置十六條裁定買官鹽價  
囊以三百斤價以十千其鬻者聽增損隨時舊加饒脚  
耗並罷客鹽舊止船貯改依東北鹽用囊官袋鬻之書  
印及私造貼補並如茶籠節法仍禁再用受鹽支鹽官  
司析而二之受於塲者管秤盤囊封納於倉者管察視

引據合同號簿囊二十則以一折驗合同遞牒給商人外東南末鹽諸場仍給鈔引號簿有欲改指別場者並批銷號簿及鈔引仍用合同遞牒報所指處給隨鹽引卽已支鹽關所指處籍記中路改指者倣此其引繳納限以一年有故展毋得踰半年限竟鹽未全售者毀引以見鹽籍于官止聽鬻其處毋得翻改大抵皆視茶法而多爲節目欺奪民利故以免寃盜販私煎大帶斤重爲名而專用對帶之法客負鈔請鹽往往阨不卽畀必對元數再買新鈔方聽帶給舊鈔之半慮令之不行也嚴避免之禁申沮壞之制重扇搖之法季輒比較務峻



督責以取辦四年以遠地商販者稀鹽倉以地遠近爲  
敘先給遠者繼令搭帶正鹽期一月不買新鈔沒官而  
剩鹽卽沒納五年僞造引者並依川錢引定罪六年以  
產鹽州軍大商弗肯止留其用小袋住賣者聽輸錢二  
十給鈔毋得輒出州界宣和二年詔六路封樁舊鹽數  
輸億萬其聽商旅般販與淮浙鹽倉卽今鹽鈔對算四  
年權貨務建議古有斗米斤鹽之說熙豐以前米石不  
過六七百時鹽價斤爲錢六七十今米價石兩千五百  
至三千而鹽仍舊六十崇寧會定鹽價買鹽折算酌以  
中價斤爲錢四十今一斤三十七錢虧公稍多欲囊增

爲十三千入納而亭戶所輸並增價庶克自贍盜販衰  
止於是舊鹽盡禁住賣而籍記貼輸帶賣之令復用焉  
初鹽鈔法之行積鹽于解池積錢于京師權貨務積鈔  
于陝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斛至邊入中請鈔以歸物  
斛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故極利於得鈔徑請  
鹽於解池而解鹽通行地甚寬或請錢于京師每鈔六  
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輸頭子等錢數十而已以此所由  
州縣貿易者甚衆崇寧間蔡京始變法俾商人先輸錢  
請鈔赴產鹽郡授鹽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  
美要寵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東南鹽禁加密

犯法被罪者多民間食鹽雜以灰土解池天產美利乃  
與糞壤俱積矣大槩常使見行之法售給才通輒復變  
易名對帶法季年又變對帶爲循環循環者已賣鈔未  
授鹽復更鈔已更鈔鹽未給復貼輸錢凡三輸錢始獲  
一直之貨民無貲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數十萬券一夕  
廢棄朝爲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時有魏  
伯芻者本省大胥蔡京委信之專主權貨務政和六年  
鹽課通及四千萬緡官吏皆進秩七年又以課羨第賞  
伯芻年除歲遷積官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旣而黨附  
王黼京惡而黜之伯芻非有心計但與交引戶關通凡

商旅算請率尅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納之數務入納數多以昧人主而張虛最初政和再更鹽法伯芻方爲蔡京所倚信建言朝廷所以開闔利柄馳走商賈不煩號令億萬之錢輻湊而至御府頒索百司支費歲用之外沛然有餘則榷鹽之入可謂厚矣頃年鹽法未有一定之制隨時變革以便公私防閑未定姦弊百出自政和立法之後頓絕弊源公私兼利異時一日所收不過二萬緡則已詫其太多今日之納乃常及四五萬貫以歲計之有一郡而客鈔錢及五十餘萬貫者處州是也有一州倉而客人請鹽及四十萬袋者泰州是也新法於

今纔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萬貫雖傳記所載貫朽錢  
流者實未足爲今日道也伏乞以通收四千萬貫之數  
宣付史館以示富國裕民之政小人得時騁志無所顧  
忌遂至于此于時御府用度日廣課入欲豐再申歲較  
季比之令在職而暫取告其月日皆毋得計折害法者  
不以官廕並處極坐微至於鹽袋鯨鹽莫不有禁州縣  
惟務歲增課以避罪法上下程督加厲七年乃詔昨改  
鹽法立賞至重抑配者多計口敷及嬰孩廣數下逮馳  
畜使良民受弊比屋愁嘆悉從初令以利百姓三省其  
申嚴近制改奉新鈔然有司不能承守故比較已罷而

復用抄劄既免而復行鹽囊既增而復止一囊之價裁爲十一千既又復爲十三千民力因以擾匱而盜賊滋焉靖康元年詔未降新鈔前已給見錢公據文鈔並給還商賈以示大信時鹽盡給新鈔亦用帶賣舊鹽立限之法言者論王黼當國循用蔡京弊法改行新鈔舊鹽貼錢對帶方許出賣初限兩月再限一月是時黼方用事專務害民剝下益上改易鈔法甚於盜賊然今不改覆車之轍又促限止半月反不及王黼之時商賈豈得不怨詔申限焉南渡淮浙亭戶官給本錢諸州置倉冷商人買鈔五十斤爲石六石爲袋輸鈔錢十八千紹興

元年詔臨安府秀州亭戶二稅依皇祐法輸鹽丘監官不察亭戶私煎及巡捕漏泄之法二年九月詔淮浙鹽令商人袋貼輸通貨錢三千已算請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陳如私鹽律時呂頤浩用提轄張純儀峻更鹽法十有一月詔淮浙鹽以十分爲率四分支今降旨符以後文鈔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後文鈔先是呂頤浩以對帶法不可用令商人貼輸錢至是復以分數如對帶法於是始加嚴酷矣三年減民間蠶鹽錢四年正月詔淮浙鹽鈔錢每袋增貼輸錢三貫並計綱輸行在尋命廣鹽亦如之九月以入輸遲細減所添錢然自建炎

三年改鈔法及今所改凡五變而建炎舊鈔支尚未絕乃命以先後併支焉孝宗乾道六年戶部侍郎葉衡奏今日財賦鬻海之利居其半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皆私販害之也且以淮東二浙鹽出入之數言之淮東鹽竈四百一十二所歲額鹽二百六十八萬三千餘石去年兩務場賣淮鹽六十七萬二千三百餘袋收錢二千一百九十六萬三千餘貫二浙課額一百九十七萬餘石去年兩務場賣浙鹽二十萬二千餘袋收錢五百一萬二千餘貫而鹽竈乃計二千四百餘所以鹽額論之淮東之數多於二浙五之一以去歲賣鹽錢數論之



淮東多於二浙三之二及以竈之多寡論之兩浙反多  
淮東四之三蓋二浙無非私販故也欲望遣官分路措  
置淳熙八年詔任賣帶賣積鹽以朝廷徒有帶賣之名  
總所未免有借撥之弊故也十年先是湖北鹽商吳傳  
言國家鬻海之利以三分爲率淮東居其二通秦楚隸  
買鹽場十六催煎場十二竈四百十二紹興初竈煎鹽  
多止十一籌籌爲鹽一百斤淳熙初亭戶得嘗試鹵水  
之法竈煎至二十五籌至三十籌增舊額之半緣此鹽  
場買亭戶鹽籌增稱鹽二十斤至三十斤爲浮鹽日買  
鹽一萬餘籌其浮鹽止以二十斤爲則有二十萬斤爲

二千籌籌爲錢一貫八百三十文內除船脚錢二百文  
有一貫六百三十文其鹽並再中入官爲鈔錢四百五  
十一萬七千五百餘緡又綱取鹽一袋并諸窠名等及  
賣又多稱斤兩亭戶饑寒不免私賣若朝廷嚴究還其  
本錢而後可以盡革私賣之弊至是詔還通泰等州諸  
鹽場欠亭戶鹽本錢一百一十萬貫寧宗慶元初詔罷  
循環鹽鈔改增剩鈔名爲正支文鈔給算與已投倉者  
通理先後支散以淮東提舉陳損之言循環鈔多弊故  
有是命於是富商巨賈有願爲貧民者矣開禧二年詔  
自今新鈔一袋搭支舊鈔一袋如新鈔多於舊鈔或願

全以新鈔支鹽及無舊鈔而願全買新鈔者聽以新鈔  
理資次嘉定二年詔准東貼輪鹽錢免二分交子止用  
錢會中半三年詔停鈔引之家增長舊鈔價直袋賣官  
會百貫以上自今令到日鹽鈔官錢袋增收會子二十  
貫三務場朱印於鈔面作某年某月新鈔俟通賣及一  
百萬袋卽免增收其日前已未支鹽鈔並爲舊鈔期以  
一年持赴倉場支鹽袋貼輪官會一十貫出限更不行  
用此淮浙鹽之大畧也唐乾元初第五琦爲鹽鐵使變  
鹽法劉宴代之當時舉天下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  
曆增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元祐間淮鹽

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二  
紹興末年以來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爲錢  
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寶慶  
二年監察御史趙至道言夫產鹽固藉於鹽戶鬻鹽實  
賴於鹽商故鹽戶所當存恤鹽商所當優潤慶元之初  
歲爲錢九百九十萬八千有奇寶慶元年止七百四十  
九萬九千有奇乃知鹽課之虧實鹽商之無所贏利爲  
今之計莫若寬商旅減征稅庶幾慶元鹽課之盛復見  
於今日矣從之紹定元年以侍御史李知孝言罷上虞  
餘姚海塗地翔立鹽竈端平二年都省言淮浙歲額鹽

九十七萬四千餘袋近二三年積虧一百餘萬袋民食  
貴鹽公私俱病有旨三路提舉茶鹽司各置主管文字  
一員專以興復鹽額收買散鹽爲務歲終尚書省課其  
殿最淳祐元年臣僚奏南渡立國專仰鹽鈔紹興淳熙  
率享其利嘉定以來二三十年之間鈔法或行或罷而  
浮鹽之說牢不可破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望付有司集  
議孰爲可行孰爲可罷天地之藏與官民共之豈不甚  
盛從之五年申嚴私販苛征之禁寶祐元年都省言行  
在權貨務都茶場上本務場淳祐十二年收起茶鹽  
等錢一十一千八百一十五萬六千八百三十三貫有

奇比今新額四千萬貫增一倍以上合視淳祐九年十年十一年例倍償之以勵其後有旨依所上推賞四年五月以行在務場比新額增九千一百七十三萬五千九百一十二貫有奇本務場并三省戶部大府寺交引庫凡通管三務場職事之人視例推賞後以爲常十有二月殿中侍御史朱熠言鹽近者課額頓虧日甚一日姑以真州分司言之見虧二千餘萬皆由臺閩及諸軍帥興販規利之由於是復申嚴私販之禁五年朱熠復言鹽之爲利博矣以蜀廣浙數路言之皆不及淮鹽額之半蓋以斥鹵彌望可以供煎烹蘆葦阜繁可以備燔

燎故環海之湄有亭戶有鍋戶有正鹽有浮鹽正鹽出於亭戶歸之公上者也浮鹽出於鍋戶鬻之商販者也正鹽居其四浮鹽居其一端平之初朝廷不欲使浮鹽之利散而歸之於下於是分置十局以收買浮鹽以歲額計之二千七百九十三萬斤十數年來鈔法屢更公私俱困真揚通泰四州六十五萬袋之正鹽視昔猶不及額尚何暇爲浮鹽計邪是以貪墨無恥之士大夫知朝廷佳買浮鹽龍斷而籠其利纍纍竈戶列處沙洲日籍銖兩之鹽以延旦夕之命今商賈旣不得私販朝廷又不與收買則是絕其衣食之源矣爲今之計莫若遵

端平之舊式收鍋戶之浮鹽所給鹽本當過於正鹽之價則人皆與官爲市卻以此鹽售於上江所得鹽息徑輸朝廷一則可以絕戎閩爭利之風二則可以續鍋戶烹煎之利有旨從之



宋史卷一百八十二

宋史卷一百八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六

食貨下五

鹽下  
茶上

其在福建曰福州長清場歲鬻十萬三百石以給本路  
天聖以來福漳泉州興化軍皆鬻鹽歲視舊額增四萬  
八千九百八石熙寧十年有廖恩者起爲盜聚黨掠州  
郡恩旣平御史中丞鄧閏甫言閩越山林險阻連亘數  
千里無賴姦民比他路爲多大抵盜販鹽耳恩平遂不  
爲備安知無躡恩之跡而起者乃詔福建路蹇周輔度

利害周輔言建劔汀州邵武軍官賣鹽價苦高漳泉福州興化軍鬻鹽價賤故盜多販賣於鹽貴之地異時建州嘗計民產賦錢買鹽而民憚求有司徒出錢或不得鹽今請罷去頗減建劔汀邵武鹽價募上戶爲鋪戶官給券定月所賣從官場買之如是則民易得鹽盜販不能規厚利又稍興復舊倉選吏增兵立法若盜販知情囊橐之者不以赦原三犯杖編管隣州已編管復犯者杖配犯處本城皆行之歲增賣二十三萬餘斤而鹽官數外售者不預焉元豐二年提舉鹽事賈青請自諸州改法酌三年之中數立額又請捕盜官獲私鹽多者論

賞不限常法三年青上所部賣鹽官吏歲課比舊額增  
羨詔曰周輔承命創法青相繼奉行期年有成課增盜  
止東南賴之時周輔已擢三司副使監司已次被賞者  
凡二十人哲宗卽位御史中丞黃履奏福建多以鹽抑  
民詔去歲先帝已立分遣御史郎官察舉鹽司之法福  
建遣御史黃降江西遣御史陳次升按之繼又以命吏  
部郎中張汝賢併察舉周輔所立鹽法降言福州緣王  
氏之舊每產錢一當餘州之十其科納以此爲率餘隨  
均定鹽額亦當五倍而實減半焉昨王子京奏立產鹽  
法失於詳究遂槩以額增多寡之間遼遠絕殊遠民久

無以伸詔付汝賢明年按察司盡以所察事狀聞於是福建轉運副使賈青王子京皆坐掎克謫監湖廣鹽酒稅刑部侍郎蹇周輔坐議江西鹽法掎克誕謾削職知和州郊直坐倡議運廣鹽江西張士澄坐附會推行周輔之法肆志抑擾並黜官閩清縣尹徐壽獨用鹽法初行能守官不撓民以故不多受課言於朝加賞焉汝賢請定福建產賣鹽額詔從其請凡抑民爲鹽戶及願退不爲行者以徒一年坐之提舉鹽事官知而不舉論如其罪已而殿中侍御史呂陶奏朝廷以福建江西湖南等路鹽法之弊流毒生靈遣使按視譴黜聚斂之吏以

慰困窮之民天下皆知公議之不可廢也然湖南江西  
運賣廣鹽添額之害京東河北權鹽皆章惇所倡願付  
有司根治其罪使賊民罔上之臣少知所畏監察御史  
孫升繼言江西湖南鹽法之害兩路之民殘虐塗炭甚  
於兵火獨提舉官劉誼乃能上言極其利害誼坐奪官  
勒停詔復誼官起守韶州崇寧以後蔡京用事鹽法屢  
變獨福建鹽於政和初斤增錢七用熙寧法聽商人轉  
廊算請依六路所算末鹽錢每百千留十之一輸請鹽  
處爲鹽本錢建炎間淮浙之商不通而閩廣之鈔法行  
未幾淮浙之商旣通而閩廣之鈔法遂罷舊法閩之上

四州建劔汀邵行官賣鹽法閩之下四州福泉漳化行

產鹽法

隨稅輸鹽也

官賣之法既革產鹽之法亦弊鈔法一

行弊若可革而民俗又有不便故當時轉運提舉司請上四州依上法下四州且令依舊及鈔法既罷歲令漕司認鈔錢二十萬緡輸行在所權貨務自後或減或增卒爲二十二萬緡二十七年常平提舉張汝楫復申明鈔法上以問宰執陳誠之奏曰建劔山溪之險細民冒法私販雖官賣鹽猶不能革若使民自賣其能免私販乎私販既多鈔額必虧上曰中間曾用鈔法未幾復罷若可行祖宗已行之矣大抵法貴從容不然不可經久

淳熙五年詔泰寧尤溪兩縣計產買鹽之令更不施行八年福建市舶陳峴言福建自元豐二年轉運使王子京建運鹽之法不免有侵盜科擾之弊且天下州縣皆行鈔法獨福建膺運鹽之害紹興初趙不已嘗措置鈔法而終不可行者蓋漕司則籍鹽綱爲增鹽錢州縣則籍鹽綱以爲歲計官員則有賣鹽食錢糜費錢胥吏則有發遣交納常例錢公私齟齬無怪乎不可行也鈔法未成倫序而綱運遽罷百姓率無食鹽故漕運乘此以爲不便請抱引錢而罷鈔法鈔法罷而綱運興官價高而私價賤民多食私鹽而官不售科抑之弊生矣於是



詔峴措置峴請從權貨務自立五十斤至百斤分爲五等造大小鈔給買仍預措置賣鈔先以本錢畀三倉買鹽以備商旅請買九年正月以福建鹽自來運賣近爲鈔法敷擾害民於是詔福建轉運司諸州鹽綱依舊官般官賣三月詔轉運傅自得楊由義廉察官賣鹽未便者措置以聞淳熙十三年四川安撫制置趙汝愚言汀州民貧而官鹽抑配視他州尤甚乞以汀州爲客鈔事下提舉應孟明及汀州守臣議孟明等言上四州軍有去產鹽之地甚邇者官不賣鹽則私禁不嚴民食私鹽則客鈔不售旣無翻鈔之地則客賣銷折所以鈔法屢

行而屢罷四川濶遠猶不可翻鈔汀州將何所往故鈔法雖良不可行於汀州惟裁減本州并諸縣合輸內錢而嚴科鹽之禁庶幾汀民有瘳矣復下轉運趙彥操等措置裁減以歲運二百萬四千斤會之總減三萬九千三十八緡有奇又免其分隸諸司則汀州六邑歲減於民者三萬九千緡有奇減於官者一萬緡有奇所補州用又在外蓋上四州財賦絕少所恃者官賣鹽耳又瀕海諸郡計產輸錢官給之鹽以供食其後遂爲常賦而民不復請鹽矣此又下四州產鹽之弊也寧宗嘉定六年臣僚嘗極言之於是下轉運司將福之下四州軍凡

二十文產以下合輸鹽五斤之家盡免其折戶產錢僅及二十文者不輸鹽錢寶慶二年監察御史梁成大言福建州縣半係頻州產鹽之地利權專屬漕臣乃其職也鹽產於福州興化而運於建劔汀邵四郡二十二縣之民食焉福建提舉司主常平茶事而鹽不預漕司與認淨鑑以助用近來越職營利多取綱運分委屬縣縣邑旣爲漕司措辦課鹽今又增提舉司之額其勢必盡敷於民殆甚於青苗之害望將運鹽盡歸漕司提舉司不得越職庶幾事權歸一民瘼少蘇矣從之景定元年九月明堂赦曰福建上四州縣倚鹽爲課其間有招赴

失時月解拖欠其欠在寶祐五年以前者並與除放尚  
敢違法計口科抑者監司按劾以聞三年臣僚言福建  
上四州山多田少稅賦不足州縣上供等錢銀官吏宗  
子官兵支遣悉取辦於賣鹽轉運司雖拘權鹽綱實不  
自賣近年朔例自運鹽兩綱後或歲運十綱至二十綱  
與上四州縣所運歲額相妨而綱吏搭帶之數不預焉  
州縣被其攙奪發泄不行上供常賦無從起辦不免敷  
及民戶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有旨福建轉運司視自來  
鹽法毋致違戾建寧府南劍州汀州邵武軍依此施行  
廣州東莞靖康等十三場歲鬻二萬四千餘石以給本

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軍廉州白石石康二  
場歲鬻三萬石以給本州及容白欽化蒙龔藤象宜柳  
邕潯貴賓梧橫南儀鬱林州又高竇春雷融瓊崖儋萬  
安州各鬻以給本州無定額天聖以後東西海場十三  
皆領於廣州歲鬻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六石以給  
東西二路而瓊崖諸州其地荒阻賣鹽不售類抑配衙  
前前後後官此者或擅增鹽數煎鹽戶力不給有破產者  
元豐三年朱初平奏蠲鹽之不售者又約所賣數定爲  
煎額以惠遠民久之廣西漕司奏民戶逋鹽稅其縣令  
監官雖已代並任奉勒催須足乃罷而廣東漕臣復奏

嶺外依六路法以逐州管幹官提點刑獄兼提舉鹽事考較賞罰如之瓊崖等州復請賦鹽於民斤重視其戶等而民滋困矣南渡二廣之鹽皆屬於漕司量諸州歲用而給之鹽然廣東俗富猶可通商廣西地廣莫而彫瘁食鹽有限商賈難行自東廣而出乘大水無灘磧其勢甚易自西廣而出水小多灘磧其勢甚難建炎末鬻鈔未幾復止然官般客鈔亦屢有更革東西兩漕屢有分合紹興元年三月南恩州陽江縣土生鹹募民墾之置竈六十七產鹽七十萬八千四百斤收息錢三萬餘緡十有二月復置廣西茶鹽司八年詔廣西鹽歲以十

分爲率二分令欽廉雷化高五州官賣餘八分行鈔法  
尋又詔廣東鹽九分行鈔法一分產鹽州縣出賣廣南  
去中州絕遠土曠民貧賦入不給故漕司鬻鹽以其息  
什四爲州用可以粗給而民無加賦昭州歲收買鹽錢  
三萬六千緡以七千緡代潯貴州上供赴經略司買馬  
餘爲州用及罷官賣遂科七千緡於民戶謂之糜費錢  
焉九年罷廣東官賣行客鈔法以其錢助鄂兵之費孝  
宗乾道四年罷鹽鈔令廣西漕司自認漕錢二十萬且  
廣西之鹽乃漕司出賣自乾道元年因曾連請併歸廣  
東於是度支唐琢言廣西鹽引錢欠幾八千萬緡緣向

來二廣鹽事分東西兩司而西路鹽常爲東路所侵昔廣西自作一司故鹽不至於虧減今旣罷西司併入東路則廣東之鹽無復禁止廣西坐失一路所入故有是命旣而宰執進蔣芾之奏鹽利舊屬漕司給諸州歲自賣鈔鹽之後漕司遂以苗米高價折錢今朝廷更不降鹽鈔只今漕司認發歲額則漕司自獲鹽息析米招糶之弊皆去矣九年詔廣州復行官般官賣法淳熙三年詔廣西轉運司歲收官鹽息錢三分撥諸州七分充漕計從經略張栻請也栻去而漕臣趙公澣增鹽直斤百錢爲百六十欽州歲賣鹽千斛而五增之六年侍御史



江溥以爲言上黜公澣詔閩廣賣鹽自有舊額定直自  
今毋得擅增九年詔遣浙西撫幹胡廷直訪求利害與  
帥漕提舉詳議以聞使還尋以廷直提舉廣東同措置  
廣西鹽事十五年詔曰廣南在數千里外疾痛難於上  
聞朕憫之尤切蓋鹽者民資以食向也官利其贏轉而  
自鬻久爲民疾朕爲之更令俾通販而杜官鬻民固以  
爲利矣然利於民者官不便焉必胥動以浮言且朕知  
恤民而已浮言奚恤矧置監司守令以爲民朕有美意  
弗廣其推顧撓而壞之可乎自今如或有此必寘之法  
於是命詹儀之知靜江府併廣東西鹽事爲一司其兩

路賣鹽歲以十六萬五千籬爲額儀之等言兩路鹽且以十萬籬爲額俟三數年視其增虧乃增其額所有客鈔東西路通貨錢與免以便商販十六年經略應孟明言廣中自行鈔法五六年間州縣率以鈔抑售於民其害有甚於官般詔孟明朱晞顏與提舉廣南鹽事王光祖從長措置經久利便毋致再有科抑之弊寶慶元年以廣州安撫司水軍大爲興販罷其統領尹椿統轄黃受各降一官鬻鹽爲鹽向并州永利監歲鬻十二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及忻代石嵐憲遼澤潞麟府州威勝岢嵐火山平定寧化保德軍許商人販鬻不得出境仁

宗時分永利東西兩鹽東隸并州西隸汾州籍州民之有鹹土者爲鑛戶戶歲輸鹽於官謂之課鹽餘則官以錢售之謂之中賣鹽法亦與海鹽同歲鬻視舊額減三千四百三十七石河東唯晉絳慈隰食池鹽餘皆食永利鹽其入官斤爲八錢或六錢出爲錢三十六歲課緡錢十八萬九千有奇自咸平以來聽商人輦鹽過河西麟府州濁輪砦貿易官爲下其價予之後積鹽益多康定初罷東監鬻鹽三年皇祐中又權罷西監鬻鹽俟鹽少復故時議者請募商人入芻粟麟府州火山軍予券償以鹽從之旣而芻粟虛估高券直千錢爲鹽商所抑

纔售錢四百有餘而出官鹽五十斤蠹耗縣官或請罷入芻粟第令入實錢轉運司議以爲非便而止大抵鹽土或厚或薄薄則利微鎔戶破產不能足其課至和初韓琦請戶滿三歲地利盡得自言摘他戶代之明年又詔鎔戶輸歲課以分數爲率蠲復有差遇水災又聽摘他戶代役百姓使之河北陝西亦有鬻鹽爲鹽者然其利薄明道初嘗詔廢河中府慶成軍鹽場禁民鬻鹽以侵池鹽之利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言兩監舊額歲課二十五萬餘緡自許商人並邊中糧草增饒給鈔支鹽商人得鈔千錢售價半之縣官陰有所亡坐賈獲利不

貨又私鹽不禁歲課日減今纔十萬四千餘緡若計糧  
草虛估官纔得實錢五萬餘緡視舊虧十之八請如解  
鹽例募商人入錢請買或官自運鬻於本路重私販之  
禁歲課且大增並邊市糧草一用見錢詔如所奏官自  
運鬻於本路元豐元年三司戶部副使陳安石言永利  
東西監鹽請如慶曆前商人輸錢於麟府豐代嵐憲忻  
岢嵐寧化保德火山等州軍本州軍給券於東西監請  
鹽以除加饒折糴之弊仍令商人言占戶所賣地卽鹽  
已運至場務者商人買之加運費如是則官鹽價平而  
商販通遂行其說用安石爲河東都轉運使安石請犯

西北青白鹽者以皇祐敕論罪首從皆編配又青白入河東犯者罪至流所歷官司不察者罪之四年安石自言治鹽歲有羨餘及增收忻州鐵地鑄戶馬城池鹽課詔安石遷官賞其屬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言異時河東除食解鹽餘仰東西永利鹽未嘗闕元豐三年後前宰相蔡確兄礪等始議剏增河東忻州馬城池鹽夾硝味苦民不願買乞下轉運司苟無妨闕卽止勿收詔從之四年陳安石坐爲河東轉運使附會時論興置鹽井害及一路降知鄭州先是熙寧中議收熙河蕃部包順鹽井或以爲非宜王安石謂邊將苟自以情得之何害

議者不能奪焉六年詔代州賣鹽年額酌以中數以八十五萬斤爲額部內多少均裁之紹聖元年河東復行官賣法崇寧三年以河東三路鈔無定估本路尤賤害於糴買罷給三路鈔止給見錢鈔他如河北新降鈔法四年詔河東永利兩監土鹽仍官收見緡鬻之聽商人入納算請定往河東州軍罷客販東北鹽入河東者鬻并爲鹽曰益梓夔利凡四路益州路一監九十八井歲鬻八萬四千五百二十二石梓州路二監三百八十五井十四萬一千七百八十石夔州路三監二十井八萬四千八百八十石利州路一百二十九井一萬二千二

百石各以給本路大爲監小爲井監則官掌井則土民幹鬻如其數輸課聽往旁境販賣唯不得出川峽初川峽承舊制官自鬻鹽開寶七年詔斤減十錢令幹鬻者有美利但輸十之九太平興國三年右拾遺郭泌上言劔南諸州官糶鹽斤爲錢七十鹽井濬深鬻鹽極苦樵薪益貴輦之甚艱加之風水之虞或至漂喪豪民黠吏相與爲姦賤市於官貴糶於民至有斤獲錢數百官虧歲額民食貴鹽望稍增舊價爲百五十文則豪猾無以規利民有以給食從之有司言昌州歲收虛額鹽萬八千五百餘斤乃開寶中知州李佩措斂以希課最廢諸



并薪錢歲額外課部民鬻鹽民不習其事甚以爲苦至破產不能償其數多流入他部而積年之征不可免詔悉除之其舊額二萬七千六十斤如故端拱元年七月西川食鹽不足許商販階文州青白鹽峽路并鹽永康軍崖鹽勿收算川峽諸州自李順叛後增屯兵乃募人入粟以鹽償之景德二年權三司使丁謂言川峽糧儲充足請以鹽易絲帛詔諸州軍食及二年近溪洞州三年者從其請大中祥符元年詔瀘州南井竈戶遇正至寒食各給假三日所收日額仍與除放三年減瀘州消井監課鹽三之一仁宗時成都梓夔三路六監與宋初

同而成都增井三十九歲課減五萬六千五百九十七石梓州路增井二十八歲課減十一萬一十九石利州路并增十四歲課減四百九十二石三斗有奇夔州路并增十五歲課減三千一百八十四石各以給一路夔州則并給諸蠻計所入鹽直歲輸緡錢五分銀紬絹五分又募人入錢貨諸州卽產鹽厚處取鹽而施黔並邊諸州并募人入米康定元年淮南提點刑獄郭維言川峽素不產銀而募人以銀易鹽又鹽酒場主者亦以銀折歲課故販者趨京師及陝西市銀以歸而官得銀復輦至京師公私勞費請聽入銀京師權貨務或陝西並

邊州軍給券受鹽於川峽或以折鹽酒歲課願入錢二千當銀一兩詔行之既而入銀陝西者少議鹽百斤加二十斤予之并募入中鳳翔永興會西方用兵軍食不足又詔入芻粟並邊俟有備而止芻粟虛估高鹽直賤商賈利之西方既無事猶入中如故夔州轉運使蔣貴以爲入中十餘年虛費夔鹽計直二十餘萬緡令陝西用池鹽之利軍儲有備請如初詔許之先是益利鹽入最薄故并食大寧監解池鹽商賈轉販給之慶曆中命商人入錢貨益州以射大寧監鹽者萬斤增小錢千緡小錢十當大錢一販者滋少蜀中鹽踊貴斤爲小錢二

千二百知益州文彥博以爲言詔皆復故四路鹽課  
官之所仰給然井源或發或微而積課如舊任事者多  
務增課爲功往往貽患後人時方切於除民疾苦尤以  
遠人爲意有司上言輒爲蠲減初鹽課聽以五折銀  
紬絹鹽一斤計錢二十至三十銀一兩紬絹一匹折錢  
六百至一千二百後詔以課利折金帛者從時估荆湖  
之歸峽二州州二井歲課二千八百二十石亦各以給  
本州熙寧中蜀鹽私販者衆禁不能止欲盡實私井運  
解鹽以足之議未決神宗以問修起居注沈括對曰私  
井旣容其撲買則不得無私易一切實之而運解鹽使

一出於官售此亦省刑罰籠遺利之一端然忠萬戎瀘  
間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實難若列候加警恐所得不酬  
所費議遂寢九年劉佐入蜀經度茶事嘗歲運解鹽十  
萬席侍御史周尹奏成都府路素仰東川產鹽昨轉運  
司商度賣陵井場遂止東鹽及閉卓筒井失業者衆言  
利之臣復運解鹽道險續運甚艱成都鹽踊貴東川鹽  
賤驅民冒法乞東川鹽仍入成都勿閉卓筒井罷官運  
解鹽詔商販仍舊賣解鹽依客商例禁抑配於民未幾  
官運解鹽竟罷元祐元年詔委成都提點刑獄郭槩體  
量鹽事右司監蘇轍劾槩觀望阿附奏不以實且言四

川數州賣邛州蒲江井官鹽斤爲錢百二十近歲鹹泉  
減耗多雜沙土而梓夔路客鹽及民間販小井白鹽價  
止七八十官司遂至抑配槩不念民朝夕食此貴鹽詔  
遂罷槩令黃廉體量以聞上封事者言有司於稅課外  
歲令井輸五十緡謂之官溪錢詔付廉悉蠲之詔自今  
溪有鹽井輸課利鹽稅外毋得更增以租崇寧二年川  
峽利洋與劔蓬閬巴綿漢興元府等州並通行東北鹽  
四年梓遂夔路綿漢州大寧監等鹽仍鬻於蜀惟禁侵  
解鹽地紹興二年四川總領趙開初變鹽法做大觀法  
置合同場收引稅錢大抵與茶法相類而嚴密過之斤

輸引錢二十有五土產稅及增添約九錢四分所過稅錢七分住稅一錢有半引別輸提勘錢六十六其後又增貼輸等錢凡四川四千九百餘井歲產鹽約千餘萬斤引法初行百斤爲一擔又許增十斤勿算以優之其後遞增至四百餘萬緡二十九年減西和州賣鹽直之半孝宗淳熙六年四川制置胡元質總領程价言推排四路鹽井二千三百七十五場四百五除井一千一百七十四場一百五十依舊額煎輸其自陳或糾決增額者井一百二十五場二十四井今渲淘舊井亦願入籍者四百七十九其無鹽之井卽與剗除不敷而抱輸者

卽與量減共減錢引四十萬九千八百八十八道而增收錢引十三萬七千三百四十九道庶井戶免困重額七年元質又言鹽井推排所以增有餘補不足有司務求贏餘盈者過取涸者略減盡出私心今後凡遇推排以增補虧不得踰已減之數十一年以京西轉運副使江溥言金州帥司置場拘買商鹽高價科賣致商旅坐困民食貴鹽詔金州依法聽商人從便買賣不得置場拘催初趙開之立權法也令商人入錢請引井戶但如額鬻鹽輸土產稅而已然鹹脉有盈縮月額有登耗間以虛鈔付之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大壞井戶旣爲商人



所要因增其斤重予之每擔有增至百六十斤者又逃  
絕之井許增額承認小民利於得井界增其額而不能  
售其引息土產之輸無所從出由是刎繸相尋公私病  
之光宗紹熙三年吏部尚書趙汝愚言紹興間趙開所  
議鹽法諸井皆不立額惟禁私賣而諸州縣鎮皆置合  
同場以招商販其鹽之斤重遠近皆平準之使彼此均  
一而無相傾奪貴賤以時而爲之翁張今其法盡廢宜  
下四川總所視舊法施行時楊輔爲總計去虛額閉廢  
井申嚴合同場法禁斤重之踰格者而重私販之罰鹽  
直於是頓昂輔又請罷利州東路安撫司所置鹽店六

及津渡所收鹽錢與西路興州鹽店後總領陳擘又盡除官井所增之額焉五年戶部言潼川府鹽酒爲蜀重害鹽旣收其土產錢給賣官引又從而征之劄州縣額外收稅如買酒錢到岸錢榻地錢之類皆是剗增於是申禁成都潼川利路諸司寧宗嘉定七年詔四川鹽井專隸總所旣而宣撫使安丙言防秋藉此以助軍興乃復奪之

茶宋權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爲軍曰蘄州之蘄口爲權貨務六初京城建安襄復州皆置務後建安襄復州務廢京城務雖

存但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在淮南則斬黃廬舒  
光壽六州官自爲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者十三六州  
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  
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  
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總爲歲課八百六十五  
萬餘斤其出鬻皆就本場在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  
撫筠袁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杭  
蘇明越婺處溫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則江陵府潭  
澧鼎鄂岳歸峽七州荆門軍福建則建劔二州歲如山  
場輸租折稅總爲歲課江南千二十七萬餘斤兩浙百

二十七萬九千餘斤荆湖二百四十七萬餘斤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悉送六權貨務鬻之茶有二類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實捲模中串之唯建劔則旣蒸而研編竹爲格置焙室中最爲精潔他處不能造有龍鳳石乳白乳之類十二等以充歲貢及邦國之用其出處袁饒池光歙潭岳辰澧州江陵府興國臨江軍有仙芝玉津先春綠芽之類二十六等兩浙及宣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爲號散茶出淮南歸州江南荆湖有龍溪雨前雨後之類十一等江浙又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爲號者買臘茶斤自二十錢至一百九

十錢有十六等片茶大片自六十五錢至二百五錢有五十五等散茶斤自十六錢至三十八錢五分有五十九等鬻臘茶斤自四十七錢至四百二十錢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錢至九百一十七錢有六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錢至一百二十一錢有一百九十等民之欲茶者售於官給其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權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計直于茶如京師至道未鬻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禧末增四十五萬餘貫天下茶皆禁唯川峽廣南聽民自買

賣禁其出境凡民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論罪園戶輒毀敗茶樹者計所出茶論如法舊茶園荒薄采造不充其數者蠲之當以茶代稅而無茶者許輸他物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者死自後定法務從輕減太平興國二年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三貫以上黥面送闕下淳化三年論直十貫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巡防卒私販茶依本條加一等論凡結徒持杖販易私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太平興國四年詔鬻偽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棄市雍熙二年民造溫桑偽茶比犯真茶計直十分論二分之罪

淳化五年有司以侵損官課言加犯私鹽一等非禁法  
州縣者如太平興國詔條論決茶之爲利甚博商賈轉  
致於西北利嘗至數倍雍熙後用兵切於餽餉多令商  
人入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爲其直取市價而厚增  
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  
荆湖給以茶及顯末鹽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  
粟京師優其直給茶鹽于江淮淳化三年監察御史薛  
映祕書丞劉式等請罷諸權務令商人就出茶州軍官  
場算買旣大省輦運又商人皆得新茶詔以三司鹽鐵  
副使雷有終爲諸路茶鹽制置使左司諫張觀與映副

之四年二月廢沿江八務大減茶價詔下商人頗以江路回遠非便有司又以損直虧課爲言七月復置八務罷制置使副至道初劉式猶固執前議西京作坊使楊允恭言商人市諸州茶新陳相糴兩河陝西諸州風土各有所宜非參以多品則少利罷權務令就茶山買茶不可行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說命宰相召鹽鐵使陳恕等與式允恭定議召問商人皆願如淳化所減之價不然卽望仍舊有司職出納難於減損皆同允恭之說式議遂寢卽以允恭爲江南淮南兩浙發運兼制置茶鹽使二年從允恭等請禁淮南十二州軍鹽官鬻之商人



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鬻鹽得實錢茶無滯積歲課增五十萬八千餘貫允恭等皆被賞初商人以鹽爲急趨者甚衆及禁江淮鹽又增用茶如百千又有官耗增十年場耗隨所在饒益其輸邊粟者持交引詣京師有坐賈置鋪隸名權貨務懷交引者湊之若行商則鋪賈爲保任詣京師權務給錢南州給茶若非行商則鋪賈自售之轉鬻與茶賈及南北和好罷兵邊儲稍緩物價差減而交引虛錢未改旣以茶代鹽而買茶所入不補其給交引停積故商旅所得茶指期於數年之外京師交引愈賤至有裁得所入芻粟

之實價官私俱無利是年定監買官虧額自一釐以上  
罰俸降差遣之制景德二年命鹽鐵副使林特崇儀副  
使李溥等就三司悉索舊制詳定而召茶商論議別爲  
新法其於京師入金銀綿帛實直錢五十千者給百貫  
實茶若須海州茶者入見緡五十五千河北緣邊入金  
帛芻粟如京師之制而茶增十千次邊增五千河東緣  
邊次邊亦然而所增有八千六千之差陝西緣邊亦如  
之而增十五千須海州茶者納物實直五十二千次邊  
所增如河北緣邊之制其三路近地所入所給皆如京  
師河北次邊河東緣邊次邊皆不得射海州茶茶商所

過當輸算令記錄候至京師併輸之仍約束山場謹其  
出納議奏三司皆以爲便五月以溥爲淮南制置發運  
副使委成其事行之一年真宗慮未盡其要三年命樞  
密直學士李濬等比較新舊法利害時新法方行商人  
頗眩惑特等請罷比較從之有司上歲課元年用舊法  
得五百六十九貫二年用新法得四百一十萬貫三年  
二百八萬貫特言所增蓋官本少而有利乃實課也所  
虧虛錢耳四年秋特等皆遷官仍詔三司行新法不得  
輒有改更大中祥符二年特溥等上編成茶法條貫并  
課利總數二十三策自新法之行舊有交引而未給者

已給而未至京師者已至而未磨者悉差定分數折納入官大約商人有舊引千貫者令新法歲入二百千候五歲則新舊皆給足官府有茶充公費者慮其價賤亂法悉改以他物山場節其出耗所過商稅嚴其覺舉諸權務所受茶皆均第配給場務以交引至先後爲次大商刺知精好之處日夜走僮使齋券詣官率多先焉初禁淮南鹽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六年申監買官賞罰之式凡買列入算茶及租額遞年送權務交足而有羨餘者卽理爲課績其不入算者雖多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五年歲課二百餘萬貫六年至三百萬貫七年又

增九十萬貫八年纔百六十萬貫是時數年間有司以京師切須錢商人舊執交引至場務卽付物時或特給程限踰限未至者每十分復令別輸二分見緝謂之貼納豪商率能及限小商或不卽知或無貼納則賤鬻於豪商有司徒知移用之便至存一歲之內文移小改至十數者商人惑之顧望不進乃詔刑部尚書馮拯翰林學士王曾詳定拯等深以慎重敦信爲言而上封者猶競陳改法之弊九年乃命翰林學士李迪權御史中丞凌策侍御史知雜呂夷簡與三司同議條制時以茶多不精給商人罕有饒益行商利薄陝西交引愈賤鬻於

市纔八千知秦州曹瑋請於永興鳳翔河中府宮出錢  
市之詔可迪等以入中緡錢金帛舊從商人所有受之  
至是請令十分輸緡錢四五又定加饒貼納之差然凡  
有條奏多令李溥裁酌溥務執前制罕所變革天禧二  
年太常博士李垂請放行茶貨左諫議大夫孫奭言茶  
法屢改商人不便非示信之道望重定經久之制卽詔  
奭與三司詳定務從寬簡未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三  
司言陝西入中芻糧請依河北例斗束量增其直計實  
錢給鈔入京以見錢買之願受茶貨交引給依實錢數  
令權貨務並依時價納緡錢支茶不得更用芻糧文鈔

貼納茶貨詔每入百千增五千茶與之餘從其請時陝西交引益賤京師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費茶五年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閣門祇候李德明於京師市而毀之乾興以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芻粟如雍熙法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待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或京師交引鋪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

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  
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  
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初景德中丁謂爲三司使嘗計  
其得失以謂邊糴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  
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爲至論厥後雖屢變法以掇之  
然不能亡敝天聖元年命三司使李諮等較茶鹽礬稅  
歲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計置司以樞密副使張士遜  
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總之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  
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纔及緡錢二十三  
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緡錢實十



三萬除九萬餘緡爲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更廩給雜費不預是則虛數多而實利寡請罷三說行貼射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予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害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舊輸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謂之耗茶亦皆罷

之其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先是天禧中詔京師入錢八萬給海州荆南茶入錢七萬四千有奇給眞州無爲蘄口漢陽并十三場茶皆直十萬所以饒裕商人而海州荆南茶善而易售商人願得之故入錢之數厚於他州其入錢者聽輸金帛十之六至是旣更爲十三場法又募入錢六務而海州荆南增爲八萬六千眞州無爲蘄口漢陽增爲八萬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以錢一萬爲率遠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大率使

茶與邊糶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爲輕重以絕虛估之  
敝朝廷皆用其說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能爲輕重而  
論者謂邊糶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  
不便會江淮計置司言茶有滯積壞敗者請一切焚棄  
朝廷疑變法之弊下書責計置司又遣官行視茶積諮  
等因條上利害且言嘗遣官視陝西河北以鎮戎軍定  
州爲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八千定州入粟直四萬五  
千給茶皆直十萬以蘄州市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反  
亡本錢三之一得不償失敝在茶與邊糶相須爲用故  
更今法以新舊二法較之乾興元年用三說法每券十

萬茶售錢五萬一千至六萬二千香藥象齒售錢四萬  
一千有奇東南緡錢售錢八萬三千而京師實入緡錢  
五十七萬有奇邊儲芻二百五萬餘圍粟二百九十八  
萬石天聖元年用新法至二年茶及香藥東南緡錢每  
給直十萬茶入實錢七萬四千有奇至八萬香藥象齒  
入錢七萬二千有奇東南緡錢入錢十萬五百而京師  
實入緡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儲芻增一千一百六十  
九萬餘圍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舊以虛估給券者  
至京師爲出錢售之或折爲實錢給茶貴賤從其市估  
其先賤售於茶商者券錢十萬使別諭實錢五萬共給

天禧五年茶直十五萬小商百萬以下免輸錢每券十萬給茶直七萬至七萬五千天禧茶盡則給乾興以後茶仍增別輸錢五萬者爲七萬並給耗如舊俟舊券盡而止如此又省合給茶及香藥象齒東南緡錢總直緡錢一百七十一萬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計爲緡錢六百五十餘萬時邊儲有不足以給一歲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東南茶亦無滯積之弊其計直司請焚棄者特累年壞敗不可用者爾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復故欲有以動搖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爲游說願力行之

毋爲流言所易於是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賜典吏銀絹有差然論者猶不已

宋史卷一百八十三

宋史卷一百八十三考證

食貨志下五福建州縣半係潁州產鹽之地○潁州應作瀕海

江南之南安軍○按南安宋屬江西上南字應是西字之譌

買臘茶觔自二十錢至一百九十錢有十六等散茶自十五錢至一百二十一錢有一百九十等○臣開鼎

按通考臘茶自三十五錢至一百九十錢散茶有一百九等與此不符



宋史卷一百八十三考證

宋史卷一百八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七

食貨下六

茶下

茶天聖三年八月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利害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蠹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又姦人倚貼射爲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不可不革十月遂罷貼

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以售茶者奭等又欲  
優之請凡入錢京師售海州荆南茶者損爲七萬七千  
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者又第損之給茶皆直十萬  
自是河北入中復用三說法舊給東南緡錢者以京師  
權貨務錢償之奭等議旣用益以李諮等變法爲非明  
年摭計置司所上天聖二年比視增虧數差謬詔令嘗  
典議官張士遜等條析夷簡言天聖初環慶等路數奏  
芻糧不給京師府藏常闕緡錢吏兵月奉僅能取足自  
變法以來京師積錢多邊計不聞告乏中間蕃部作亂  
調發兵馬仰給有司無不足之患以此推之頗有成效

三司比視數目差互不同非執政所能親自較計然士  
遜等猶被罰諮罷三司使初園戶負歲課者如商人入  
息後不能償至四年太湖等九場凡逋息錢十三萬緡  
詔悉蠲之然自奭等改制而茶法寢壞景祐中三司使  
孫居中等言自天聖三年變法而河北入中虛估之敝  
復類乾興以前蠹耗縣官請復行見錢法時諮已執政  
矣三年河北轉運使楊偕亦陳三說法十二害見錢法  
十二利以謂止用三說所支一分緡錢足以贍一歲邊  
計遂命諮與參知政事蔡齊等合議且令詔商人訪其  
利害是歲三月諮等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

粟實錢售茶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師舊必得交引鋪爲之保任并得三司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坐賈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爲姦乃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趣權貨務驗實立償之錢初奭等雖增商人入錢之數而猶以爲利薄故競市虛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錢者寡縣官日以侵削京師少蓄藏至是諮等請視天聖三年入錢數第損一千有奇入中增直亦視天聖元年數第加三百詔皆可之前已用虛估給券者給茶如舊仍給景祐二年已前茶旣而諮等又言天聖四年嘗許陝西入中願得茶者每錢十萬所在給券徑

趣東南受茶一十萬一千茶商獲利爭欲售陝西券故  
不復入錢京師請禁止之并言商人所不便者其事甚  
悉請爲更約束重私販之禁聽商人輸錢五分餘爲置  
籍召保期半年悉償失期者倍其數事皆施行諮等復  
言自奭等變法歲損財利不可勝計且以天聖九年至  
景祐二年較之五年之間河北入中虛費緡錢五百六  
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貴以動  
朝廷請先期申諭於是帝爲下詔戒敕而縣官濫費自  
此少矣久之上書者復言自變法以來歲輦京師金帛  
易芻粟於河北配擾居民內虛府庫外困商旅非便寶

元元年命御史中丞張觀等與三司議之觀等復請入錢京師以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直十萬者又視景祐三年數損之爲錢六萬七千入中河北願售茶者又損一千旣而詔又第損二千於是入錢京師止爲錢六萬五千入中河北爲錢六萬四千而已康定元年葉清臣爲三司使是歲河北穀賤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募人入中且以東南鹽代京師實錢詔糴止二百萬石慶曆二年又請募人入芻粟如康定元年法數足而止自是三說稍復用矣八年三司鹽鐵判官董沔亦請復三說法三司以爲然因言自見錢法行京師錢入少出

多慶曆七年權貨務緡錢入百十九萬出二百七十六萬以此較之恐無以贍給請如沔議以茶鹽香藥緡錢四物如之於是四說之法初詔止行於並邊諸州而內地諸州有司蓋未嘗請卽以康定元年詔書從事自是三說四說二法並行於河北不數年間茶法復壞芻粟之直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券至京師爲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之法每券直十萬比市估三千倍爲六千復入錢四萬四千貼爲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券



比售錢三千者纔得二千往往不售北商無利入中者寡公私大弊皇祐二年知定州韓琦及河北轉運司皆以爲言下三司議三司奏自改法至今凡得穀二百二十八萬餘石芻五十六萬餘圍而費緡錢一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民用有限權貨務歲課不過五百萬緡今散於民間者旣多所在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賤茶直十萬舊錢六萬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舊售錢三千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行見錢法一用景祐三年約束乃下詔曰比食貨法壞芻粟價益倍

縣官之費日長商賈不行豪富之家乘時牟利吏緣爲  
姦自今有議者須究厥理審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驗問  
無狀者寘之重罰是時雖改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恐  
不足以支入中之費帝又出內藏庫錢帛百萬以賜三  
司久之入中者寢多京師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動  
彌歲月至損其直以售於蓄買之家言利者請出內藏  
庫錢稍增價售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緡旣行而諫官  
范鎮謂內藏庫榷貨務皆領縣官豈有榷貨務故稽商  
人而令內藏乘時射利傷體壞法莫斯爲甚詔卽罷之  
然自此並邊虛估之弊復起至和三年河北提舉羅便

糧草薛向建議並邊十七州軍歲計粟百八十萬石爲  
錢百六十萬緡豆六十五萬石芻三百七十萬圍並邊  
租賦歲可得粟豆芻五十萬其餘皆商人入中請罷並  
邊入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時楊察爲  
三司使請用其說因輦絹四十萬匹當緡錢七十萬又  
蓄見錢及擇上等茶場八總爲緡錢百五十萬儲之京  
師而募商人入錢並邊計其道里遠近優增其直以是  
償之且省輦運之費唯入中芻豆計直償以茶如舊行  
未數年論者謂輦運科折煩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  
芻豆虛估益高茶益賤詔翰林學士韓絳等卽三司經

度絳等言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通未宜輕變  
唯輦運之費悉從官給而本路舊輸稅絹者毋得折爲  
見錢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償以銀  
紬絹自是茶法不復爲邊糴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初  
官旣權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又嚴於他茶  
犯者其罪尤重凡告捕私茶皆有賞然約束愈密而冒  
禁愈繁歲報刑辟不可勝數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  
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  
歲課日削至和中歲市茶淮南纔四百二十二萬餘斤  
江南三百七十五萬餘斤兩浙二十三萬餘斤荆湖二

百六萬餘斤唯福建天聖未增至五十萬斤詔特損五萬至是增至七十九萬餘斤歲售錢並本息計之纔百六十七萬二千餘緡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禁便先是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虧帝謂執政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衆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臣上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民兵食不充財臣兼利草茅木葉私不得專對園置吏隨處立筦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旣奪其資又加之罪黥流日報踰冒不悛誠有厚利重貨能濟國用聖仁恤隱矜赦非辜猶將弛禁緩刑爲民除害度支

費用甚大權易所收甚薄剝剝園戶資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虛張名數刻蠹黎元建國以來法敝輒改載詳改法之由非有爲國之實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其美富人豪族坐以賈贏薄販下估日皆賤削官私之際俱非遠策臣竊嘗校計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爲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祇收稅錢自及數倍卽權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況不費度支之本

不置權易之官不與輦運之勞不濫徒黥之辟臣意生  
民之弊有時而窮盛德之事俟聖不感議者謂權賣有  
定率征稅無彙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接管氏鹽鐵  
法計口受賦茶爲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  
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取景祐元  
年天下戶千二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  
二十萬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爲產茶州軍內外  
郭鄉又居三分之一丁賦三十村鄉丁賦二十不產茶  
州軍郭村鄉如前計之又第損十錢歲計已及緡錢四  
十萬權茶之利凡止九十餘萬緡通商收稅且以三倍

舊稅爲率可得一百七十餘萬緡更加口賦之入乃有二百一十餘萬緡或更於收稅則例微加增益卽所增至寡所聚愈厚比於官自權易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然可察時下三司議皆以爲不可行至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權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嘉麟爲登平致頌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爲十卷陳通商之利時富弼韓琦曾公亮執政決意嚮之力言於帝三年九月命韓絳陳升之呂景初



卽三司置局議之十月三司言茶課緡錢歲當入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嘉祐二年纔及一百二十八萬又募人入錢皆有虛數實爲八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爲本錢纔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輦運糜耗喪失與官吏兵夫廩給雜費又不與焉至於園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益繁獲利至少爲弊甚大宜約至和以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官分行六路還言如三司使議便四年二月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

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爲陷窅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驩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爲生俾通商利歷世之敝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初所遣官旣議弛禁因以三司歲

課均賦茶戶凡爲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爲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於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征稅日感經費不充學士劉敞歐陽修頗論其事敞疏大要以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之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大商富賈

爲國懋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脩言新法之行一利而有五害大略與敞意同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敞等雖言不聽也治平中歲入臘茶四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二十五萬五千餘斤茶戶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又儲本錢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緡而內外總入茶稅錢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緡推是可見茶法得失矣自天聖以來茶法屢易嘉祐始行通商雖議者或以爲不便而更法之意則主於優民熙寧四年神宗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彥博吳充王安石各論其故然於茶法未有

所變及王韶建開湟之策委以經略七年始遣三司幹  
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而詔言  
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卽詔趨杞據  
見茶計水陸運致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  
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  
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唯宜種茶  
賦稅一例折輸蓋爲錢三百折輸紬絹皆一匹若爲錢  
十則折輸綿一兩爲錢二則折輸草一圍役錢亦視其  
賦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  
杞被命經度又詔得調舉官屬廼卽屬諸州初設官場

歲增息爲四十萬而重禁權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價直法旣加急矣八年杞以疾去先是杞等歲增十萬之息旣而運茶積滯歲課不給卽建晝於彭漢二州歲買布各十萬匹以折脚費實以布息助茶利然茶亦未免積滯都官郎中劉佐復議歲易解鹽十萬席顧運回車船載入蜀而禁商販蓋恐布亦難敷也詔旣以佐代杞未幾鹽法復難行遂罷佐而宗閔乃議川峽路民茶息收什之三盡賣於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沒緣身所有物以待賞給於是蜀茶盡權民始病焉十年知彭州呂陶言川峽四路所出茶

比東南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爲禁地虧損  
治體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  
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川蜀茶園皆百姓已物與解鹽  
晉礬不同又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  
然必以一年爲率今茶場司務重立法盡權民茶隨買  
隨賣取息十之三或今日買十千之茶明日卽作十三  
千賣之變轉不休比至歲終豈止三分因奏劉佐李杞  
蒲宗闕等苟希進用必欲出息三分致茶戶被害始詔  
息止收十之一佐坐措置乖方罷以國子博士李稷代  
之而陶亦得罪稷依李杞例兼三司判官仍委權不限

員舉劾侍御史周尹論蜀中權茶爲民害罷爲提點湖北刑獄利州路漕臣張宗諤張升卿議廢茶場司依舊通商詔付稷稷方以茶利要功言宗諤等所陳皆疏謬罪當無赦雖會赦猶皆坐貶秩二等於是稷建議賣茶官非材許對易如闕員於前資待闕官差茶場司事州郡毋得越職聽治又以茶價增減或不一裁立中價定歲入課額及設酬賞以待官吏而三路三十六場大小使臣並不限員重園戶採造黃花秋葉茶之禁犯者沒官蒲宗閔亦援稷比許舉劾官吏以重其權二人皆務浚利刻急茶場監官買茶精良及滿五千馱以及萬馱



第賞有差而所買麤惡偽濫者計虧坐贓論凡茶場州軍知州通判並兼提舉經畧使所在卽委通判又禁南入熙河秦鳳涇原路如私販臘茶法自熙寧十年冬推行茶法元豐元年秋凡一年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六十餘緡帝謂稷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遷擢以勸在位遂落權發遣以爲都大提舉茶場而用永興軍等路提舉常平范純粹同提舉久之用稷言徙司秦州而錄李杞前勞以子珏試將作監主簿蒲宗閱更請巴州等處產茶並用權法五年李稷死永樂城詔以陸師閔代之師閔言稷治茶五年百費外獲淨息

四百二十八萬餘緡詔賜田十頃而師閔權利尤刻於前建言文階州接連而茶法不同階爲禁地有博馬賣茶場文獨爲通商地乞文龍二州並禁榷仍許川路餘羨茶貨入陝西變賣於成都府置博賣都茶場事皆施行初羣牧判官郭茂恂言賣茶買馬事實相須詔茂恂同提舉茶場至是師閔以買馬司兼領茶場茶法不能自立詔罷買馬司兼領茶場都大提舉視轉運使同管幹視轉運判官以重其任賈種民更立茶法師閔論奏茶場與他場務不同詔並用舊條初李杞增諸州茶場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

金州爲場六陝西賣茶爲場三百三十二稅息至稷加爲五十萬及師閔爲百萬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奏疏曰蜀茶之出不過數十州人賴以爲生茶司盡權而市之園戶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額至數十斤官所給錢靡耗於公者名色不一給借保任輸入視驗皆牙僧主之故費於牙僧者又不知幾何是官於園戶名爲平市而實奪之園戶有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實生禍也願遣使者考茶法之弊以蘇蜀民右司諫蘇轍繼言呂陶嘗奏改茶法止行長引令民自販

每緡長引錢百詔從其請民方有息肩之望孫廻李稷  
入蜀商度盡力掎取息錢長引並行民間始不易矣且  
盜賊賊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賞五千今民有以錢八百  
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賞三十千立法苟以自便  
不顧輕重之宜蓋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且  
備陳五害呂陶亦條上利害詔付黃廉體量未至摯又  
言陸師閔恣爲不法不宜仍任事詔卽罷之先是師閔  
提舉權茶所行職務他司皆不得預聞事權震灼爲患  
深密及黃廉就領茶事乃請凡綠茶事有侵損戾法或  
措置未當及有訴訟依元豐令聽他司關送十一月蒲

宗孟亦以附會李稷賣茶罷明年熙河秦鳳涇原三路  
茶仍官爲計置永興郵延環慶許通商凡以茶易穀者  
聽仍舊毋得踰轉運司和糴價其所博斛斗勿取息七  
年詔成都等路茶事司以三百萬緡爲額本紹聖元年  
復以陸師閔都大提舉成都等路茶事而陝西復行禁  
榷師閔乃奏龍州仍爲禁茶地凡茶法並用元豐舊條  
師閔自復用以訖哲宗之世其掎克之迹不若前日之  
著故建明亦罕見焉茶之在諸路者神宗哲宗朝無大  
更革熙寧八年嘗詔都提舉市易司歲賈商茶以三百  
萬斤爲額元祐五年立六路茶稅租錢諸州通判轉運

司月暨歲終比較都數之法七年以茶隸提刑司稅務  
毋得更易爲雜稅收受紹聖四年戶部言商旅茶稅五  
分治平條立輸送之限旣寬復慮課入無準故定以限  
約毋得更展元祐中輒展以季課入漏失且茶稅歲計  
七十萬緡積十年未嘗檢察請內外委官期一年驅算  
以聞詔聽其議展限令出一時毋承用崇寧元年右僕  
射蔡京言祖宗立禁權法歲收淨利凡三百二十餘萬  
貫而諸州商稅七十五萬貫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  
盛時幾五百餘萬緡慶曆之後法制浸壞私販公行遂  
罷禁權行通商之法自後商旅所至與官爲市四十餘

年利源寔失謂宜荆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仍舊禁權官買勿復科民卽產茶州郡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凡置場地園戶租折稅仍舊產茶州軍許其民赴場輸息量限斤數給短引於旁近郡縣便驚餘悉聽商人於權貨務入納金銀緡錢或並邊糧草卽本務給鈔取便算請於場別給長引從所指州軍驚之商稅自場給長引沿道登時批發至所指地然後計稅盡輸則在道無苛留買茶本錢以度牒末鹽鈔諸色封樁坊場常平剩錢通三百萬緡爲率給諸路諸路措置各分命官詔悉聽焉俄定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湖南

於潭州湖北於荆南淮南於揚州兩浙於蘇州江東於  
江寧府江西於洪州其置場所存蘄州卽其州及蘄水  
縣壽州以霍山開順光州以光山固始舒州卽其州及  
羅源大湖黃州以麻城廬州以舒城常州以宜興湖州  
卽其州及長興德清安吉武康睦州卽其州及青溪分  
水桐廬遂安婺州卽其州及東陽永康浦江處州卽其  
州及遂昌青田蘇杭越各卽其州而越之上虞餘姚諸  
暨新昌剡縣皆置焉衢台各卽其州而溫州以平陽大  
法旣定其制置節目不可毛舉四年京復議更革遂罷  
官置場商旅並卽所在州縣或京師給長短引自買於



園戶茶貯以籠箬官爲抽盤循第敘輸息訖批引販賣  
茶事益加密矣大觀元年議提舉茶事司須保驗一路  
所產茶色高下價直低昂而請茶短引以地遠近程以  
三等之期復慮商旅影挾舊引冒詐規利官吏因得擾  
動以御筆申飭之又以諸路再定茶息多寡或不等令  
后各增錢十三年計七路一歲之息一百二十五萬一  
千九百餘緡權貨務再歲一百十有八萬五千餘緡京  
專用是以舞智固權自是歲以百萬緡輸京師所供私  
奉培息益厚盜販公行民滋病矣政和二年大增損茶  
法凡請長引再行者輸錢百緡卽往陝西加二十茶以

百二十斤短引輸緡錢二十茶以二十五斤私造引者如川錢引法歲春茶出集民戶約三歲實直及今價上戶部茶籠筭並皆官製聽客買定大小式嚴封印之法長短引輒竄改增減及新舊對帶繳納申展住賣轉鬻科條悉具初客販茶用舊引者未嚴斤重之限影帶者衆於是又詔凡販長引斤重及三千斤者須更買新引對賣不及三千斤者卽用新引以一斤帶二斤鬻之而合同場之法出矣場置於產茶州軍而簿給於都茶場凡不限斤重茶委官司秤製毋得止憑批引爲定有贏數卽沒官別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規避秤製之禁凡

十八條若避匿抄割及擅賣皆坐以徒復慮茶法猶輕  
課入不羨定園戶私賣及有引而所賣踰數保內有犯  
不告並如煎鹽亭戶法短引及食茶關子輒出本路坐  
以二千里流賞錢百萬重和元年詔客販輸稅檢括抵  
保吏因擾民其蠲之未幾復輸稅如舊大抵茶鹽之法  
主於蔡京務巧掊利變改法度前後相踰民聽眩惑初  
令茶戶投狀籍於官非在籍者禁與商旅貿易未幾卽  
罷初限計斤重令買新引茶有贏者卽及一千五百斤  
須用新引貼販或止願販新茶帶賣者聽未幾以帶賣  
者多又罷其令陝西舊通蜀茶崇寧二年始通東南茶

政和中陝西沒官茶令估賣繼以妨商旅下令焚棄俄  
令正茶沒官者聽與販引外剩茶及私茶數以給告者  
長引限以一年短引限以半歲繳納久之令已買引而  
未得於園戶者期七年許民間同見緡流轉長引聽卽  
本路住賣以二浙鹽香司有言而止其科條纖悉紛更  
不可勝記慮商旅疑豫茶貨不通迺重扇搖之令於時  
掎克之吏爭以贏羨爲功朝廷亦嚴立比較之法州郡  
樂賞畏刑惟恐負課優假商人陵轢州郡蓋莫有言者  
獨邠州通判張益謙奏陝西非產茶地奉行十年未經  
立額歲歲比較第務增益稍或虧少程督如星州縣懼

殿多前路招誘豪商增價以幸其來故陝西茶價斤有至五六緡者或稍裁之則批改文引轉之他郡及配之鋪戶安能盡售均及稅農民實受害徒令豪商坐享大利言竟不行然自茶法更張至政和六年收息一千萬緡茶增一千二百八十一萬五十一百餘斤及方臘竊發乃詔權罷比較臘誅有司議招集園戶借貸優恤止於文具姦臣仍用事蠹國害民又慮人言扇搖之令復出矣靖康元年詔川茶侵客茶地者以多寡差定其罪初熙寧五年以福建茶陳積乃詔福建茶在京京東西淮南陝西河東仍禁榷餘路通商元豐七年王子京爲

福建轉運副使言建州臘茶舊立權法自熙寧權聽通商自此茶戶售客人茶甚良官中所得惟常茶稅錢極微南方遺利無過於此乞仍舊行權法建州歲出茶不下三百萬斤南劔州亦不下二十餘萬斤欲盡買入官度逐州軍民戶多少及約鄰路民用之數計置卽官場賣嚴立告賞禁建州賣私末茶借豐國監錢十萬緡爲本並從之所請均入諸路權賣委轉運司官提舉福建王子京兩浙許懋江東杜偉江西朱彥博廣東高鑄然子京蓋未免抑配於民時遠方若桂州修仁諸縣夔州路達州有司皆議權茶言利者踵相躡然神宗聞鄂州

失催茶稅輒蠲之建州園戶等以茶麤濫當剝納爲錢  
三萬六千餘緡慮其不能償令準輸茶初成都帥司蔡  
延慶言邛部川蠻主苴尅等願賣馬卽詔延慶以茶招  
來後聞邊計蠻情非便卽罷之哲宗嗣位御史安惇首  
劾王子京買臘茶抑民詔罷子京事任令福建禁權州  
軍視其舊餘並通商桂州修仁等縣禁權及陝西碎賣  
芽茶皆罷崇寧二年尚書有言建劔二州茶額七十餘  
萬斤近歲增盛而本錢多不繼詔更給度牒四百仍給  
以諸色封樁繼詔商旅販臘茶蠲其稅私販者治元售  
之家如元豐之制臘茶舊法免稅大觀三年措置茶事

始收焉四年私販勿治元售之家如元符令政和初復  
增損爲新法三年詔免輸短引許依長引於諸路住賣  
後末骨茶每長引增五百斤短引倣此諸路監司州郡  
公使食茶禁私買聽依商旅買引六年詔福建茶園如  
鹽田量土地產茶多寡依等第均稅重和元年以改給  
免稅新引重定福建末茶斤重長引以六百斤爲率元  
豐中宋用臣都提舉汴河隄岸翔奏修置水磨凡在京  
茶戶擅磨末茶者有禁並許赴官請買而茶鋪入米豆  
雜物揉和者募人告一兩賞三千及一斤十千至五十  
千止商賈販茶應往府界及在京師須令產茶山場州



軍給引並赴京場中賣犯者依私販臘茶法諸路末茶入府界者復嚴爲之禁訖元豐末歲獲息不過二十萬商旅病焉元祐初寬茶法議者欲罷水磨戶部侍郎李定以失歲課持不可廢侍御史劉摯右諫司蘇轍等相繼論奏遂罷紹聖初章惇等用事首議修復水磨乃詔卽京索大源等河爲之以孫迴提舉復命兼提舉汴河隄岸四年場官錢景逢獲息十六萬餘緡呂安中二十一萬餘緡以差議賞元符元年戶部上凡獲私末茶并雜和者卽犯者未獲估價給賞並如私臘茶獲犯人法雜和茶宜棄者斤特給二十錢至十緡止初元豐中修

置水磨止於在京及開封府界諸縣未始行於外路及  
紹聖復置其後遂於京西鄭滑潁昌府河北澶州皆行  
之又將卽濟州山口營置崇寧二年提舉京城茶場所  
奏紹聖初興復水磨歲收二十六萬餘緡四年於長葛  
等處京索潁水河增修磨二百六十餘所自輔郡權法  
罷遂失其利請復舉行從之尋詔商販臘茶入京城者  
本場盡買之其翻引出外者收堆梁錢裁元豐制更立  
新額歲買山場草茶以五百萬斤爲率客茶至京者許  
官場買十之三卽索價故高驗元引買價量增二年詔  
罷之明年改合磨戶承歲課視酒戶納麴錢法五年復

罷民戶磨茶官用水磨仍依元豐法應緣茶事併隸都  
提舉汴河堤岸司大觀元年改以提舉茶事司爲名尋  
命茶場茶事通爲一司三年復撥隸京城所一用舊法  
政和元年京城所請商旅販茶起引定入京住賣者卽  
許借江入汴如元豐舊制其借江入汴却指他路住賣  
者禁已請引者並令赴京二年以課入不登商賈留滯  
詔以其事歸尚書省於是尚書省言水磨茶自元豐朔  
立止行於近畿昨乃分配諸路以故至弊欲止行於京  
城仍行通客販餘路水磨並罷從之四年收息四百萬  
貫有奇比舊三倍遂朔月進高宗建炎初於眞州印鈔

給賣東南茶鹽當是時茶之產於東南者浙東西江東  
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廣東西路十州六十有六縣二百  
四十有二雪川顧渚生石上者謂之紫笋毗陵之陽羨  
紹興之日鑄婺源之謝源隆興之黃龍雙井皆絕品也  
建炎三年置行在都茶場罷合同場十有八惟洪江興  
國潭建各置場一監官一罷食茶小引捕私茶法視捕  
私鹽二十一年秦檜等始進茶鹽法先是臣僚或因事  
建明朝廷亦因時損益至是審訂成書上之孝宗隆興  
二年淮東宣諭錢端禮言商販長引茶水路不許過高  
郵陸路不許過天長如願往楚州及盱眙界引貼輪翻

引錢十貫五百文如又過淮北貼輸亦如之當是時商販自榷場轉入虜中其利至博譏禁雖嚴而民之犯法者自若也乾道二年戶部言商販至淮北榷場折博除輸翻引錢更輸通貨僧息錢十一緡五百文八年減輸翻引錢止七緡通貨僧息錢止八緡淳熙二年以長短茶引權以半依原引斤重錢數分作四緡小引印給而翻引貼輸錢隨小引輸送光宗紹熙初漳州守臣朱熹奏除屬邑科茶七千餘緡臣僚申明長短小引相兼從人之便戶部言給賣小引除金銀會子分數入輸餘願專以會子筭請者聽寧宗嘉泰四年知隆興府韓僊奏

請隆興府惟分寧縣產茶他縣無茶而豪民武斷者乃請引窮索一鄉使認茶租非便於是禁非產茶縣不許民擅認茶租建寧臘茶北苑爲第一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日火前又曰雨前所以供玉食備賜予太平興國始置大觀以後製愈精數愈多勝式屢變而品不一歲貢片茶二十一萬六千斤建炎以來葉濃楊勅等相因爲亂園丁亡散遂罷之紹興二年蠲未起大龍鳳茶一千七百二十八斤五年復減大龍鳳及京鋌之半十二年興榷場遂取臘茶爲榷場本凡勝截片鋌不以高下多少官盡榷之申嚴私販入海之禁議者請鬻建茶於臨

安移茶司事於建州買發明年以失陷引錢復令通商自是上供龍鳳京鋌茶料凡製作之費篋筭之式令漕司專之蜀茶之細者其品視南方已下惟廣漢之趙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頂土人亦珍之但所產甚微非江建比也舊無權禁熙寧間始置提舉司收歲課三十萬至元豐中累增至百萬建炎元年成都轉運判官趙開言權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權茶而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減額以蘇園戶輕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盜賊息遂以開同主管川秦茶馬二年開至成都大更茶法倣蔡京都茶場法

以引給茶商卽園戶市茶百斤爲一大引除其十勿筭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爲茶市以通交易每斤引錢春七十夏五十市利頭子錢不預焉所過征一錢所止一錢五分自後引息錢至一百五萬緡至十七年都大茶馬韓球盡取園戶加饒之茶爲額茶司歲收二百萬而買馬之數不加多乾道末年青羌作亂茶司增長細馬名色等錢歲三十萬淳熙六年以後累減園戶重額錢十六萬又減引息錢十六萬至紹熙初楊輔爲使遂定爲法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場歲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通博馬物帛歲收錢二百四十九萬三



千餘緡朝廷歲以一百一十三萬緡隸總領所贍軍然茶馬司率多難之乾道以後歲撥止一二十萬緡至淳熙十年遂以五十萬緡爲準自熙豐以來茶司官權出諸司之上初元豐開川秦茶場園戶旣輸二稅又輸土產隆安縣園戶二稅土產兼輸外又催理茶課估錢建炎元年立爲額至寧宗慶元初始除之六年詔四川產茶處歲輸經總制頭子錢五千四十一道有奇又科租錢三千一百四十道有奇宋初經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順三郡以市蕃夷之馬熙寧間又置場于熙河南渡以來文黎珍敘南平長寧階和凡八場其間盧甘蕃

馬歲一至焉洮州蕃馬或一月或兩月一至焉疊州蕃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馬也其他諸蕃馬多駑大率皆以互市爲利宋朝曲示懷遠之恩亦以是羈縻之紹興二十四年復黎州及雅州碉門靈犀砦易馬場乾道初川秦八場馬額九千餘匹淳熙以來爲額萬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後所市未嘗及焉

宋史卷一百八十四

宋史卷一百八十四考證

食貨志下六因奏劉佐李杞蒲宗闕等○闕應作閔  
蒲宗孟亦以附會李稷賣茶罷○孟應作閔

宋史卷一百八十四考證

宋史卷一百八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八

食貨下七

酒 院冶  
礬 香附

酒宋權酤之法諸州城內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間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遺利所在多請官酤三京官造麴聽民納直以取陳滑蔡穎隨郢鄧金房州信陽軍舊皆不權太平興國初京西轉運使程能請權之所在置官吏局署取民租米麥給釀以官錢市薪樵及吏工奉料歲計獲無幾而主吏規其盈羨及醞齊不良酒多醜

薄至課民婚葬量戶大小令酤民甚被其害歲儉物貴  
殆不償其費太宗知其弊淳化五年詔募民自釀輸官  
錢減常課三之二使其易辦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貲產  
長吏及大姓共保之後課不登則均償是歲取諸州歲  
課錢少者四百七十二處募民自酤或官賣麴收其直  
其後民應募者寡猶多官釀陝西雖權酤而尚多遺利  
咸平五年度支員外郎李士衡請增課以助邊費乃歲  
增十一萬餘貫兩浙舊募民掌權雍熙初以民多私釀  
歲蠲其禁其權酤歲課如麴錢之制附兩稅均率二年  
詔曰有司請罷杭州權酤乃使豪舉之家坐專其利貧

弱之戶歲責所輸本欲惠民乃成侵擾宜仍舊榷酒罷  
納所均錢天禧四年轉運副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課舊  
額十四萬貫遺利尚多乃歲增課九萬八千貫川峽承  
舊制賣麴價重開寶二年詔減十之二既而頗興榷酤  
言事者多陳其非便太平興國七年罷仍舊賣麴自是  
惟夔建開施廬黔涪黎威州梁山雲安軍及河東之麟  
府州荆湖之辰州福建之福泉汀漳州興化軍廣南東  
西路不禁自春至秋酤成卽鬻謂之小酒其價自五錢  
至三十錢有二十六等臘釀蒸鬻候夏而出謂之大酒  
自八錢至四十八錢有二十三等凡醞用秬糯粟黍麥



等及麴法酒式皆從水土所宜諸州官釀所費穀麥準常糴以給不得用倉儲酒匠役人當受糧者給錢凡官麴麥一斗爲麴六斤四兩賣麴價東京南京斤直錢百五十五西京減五咸平末江淮制置增權酤錢頗爲煩刻景德二年詔毋增權自後制置使不得兼領酒權四年又詔中外不得更議增課以圖恩獎天禧初著作郎張師德使淮南上言鄉村酒戶年額少者望並停廢從之至道二年兩京諸州收權課銅錢一百二十一萬四千餘貫鐵錢一百五十六萬五千餘貫京城賣麴錢四十八萬餘貫天禧末權課銅錢增七百七十九萬六千

餘貫鐵錢增一百三十五萬四千餘貫麴錢增二十九萬一千餘貫五代漢初犯麴者並棄市周至五斤者死建隆二年以周法太峻犯私麴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刑餘論罪有差私市酒麴者減造人罪之半三年再下酒麴之禁戶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鄉閭三十斤棄市民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諸州城二十里者至五斗處死所定里數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棄市乾德四年詔比建隆之禁第減之凡至城郭五十斤以上鄉閭百斤以上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處四石五石以上者

乃死法益輕而犯者鮮矣端拱二年令民買麴釀酒酤者縣鎮十里如州城二十里之禁天聖以後北京售麴如三京法官售酒麴亦畫疆界戒相侵越犯皆有法其不禁之地大槩與宋初同唯增永興軍大通監川峽之茂州富順監時天下承平既久戶口寢蕃爲酒醪以靡穀者益衆乾興初言者謂諸路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者禁羣飲教節用之義遂詔鄉村毋得增置酒場已募民主之者期三年他人雖欲增課以售勿聽主者自欲增課委官吏度異時不至虧額負課然後上聞既而御史中丞晏殊請酒場利薄者悉禁增課天聖七

年詔民間有吉凶事酤酒舊聽自便毋抑配而江淮荆湖兩浙酒戶往往豪制良民至出引目抑使多售其嚴禁止犯者聽人告募人代之慶曆初三司言陝西用兵軍費不給尤資權酤之利請較監臨官歲課增者第賞之繼令蕭定基王琪等商度利害初酒場歲課不登州縣多責衙前或伍保輸錢以克其數嘉禧治平中數戒止之治平四年手詔蠲京師酒戶所負權錢十六萬緡又江南比歲所增酒場強率人酤酒者禁止皇祐中酒麴歲課合緡錢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六至治平中減二百一十二萬三千七百三而皇祐中又

入金帛絲纊芻粟材木之類總其數四百萬七百六十  
治平中乃增一百九十九萬一千九百七十五熙寧三  
年詔諸郡遇節序毋得以酒相饋初知渭州蔡挺言陝  
西有醞公使酒交遺至踰二十驛道路煩苦詔禁之至  
是都官郎中沈行復言知莫州柴貽範饋他州酒至九  
百餘瓶用兵夫踰一百人故并諸路禁焉四年三司承  
買酒麴坊塲錢率千錢稅五十儲以祿吏六月令式所  
刪定官周直孺言在京麴院酒戶鬻酒虧額原於麴數  
多則酒亦多多則價賤賤則人戶損其利爲今之法宜  
減數增價使酒有限而必售則人無耗折之患而官額

不虧請以百八十萬斤爲定額閏年增十五萬斤舊直斤百六十八百以八十五爲數後增爲二百百用省數以便入出七年諸郡舊不釀酒者許釀以公使錢率百緡爲于石溢額者以違制論在京酒戶歲用糯三十萬石九年江浙災傷米直騰貴詔選官至所產地預給錢俟成稔折輸於官未幾詔勿行止以所糴在京新米與已糴米半用之元豐元年增在京酒戶麴錢較年額損麴三十萬斤閏年益造萬斤二年詔在京鬻麴歲以百二十萬斤爲額斤直錢二百五十俟鬻及舊額令復舊價酒戶負糟糯錢更期以二年帶輸并蠲未請麴數十

萬斤先是京師麴法自熙寧四年更定後多不能償雖  
屢閣未請麴數及損歲額爲百五十萬斤增錢至二  
百四十未免逋負至是命畢仲衍與周直孺講求利病  
請損額增直均給七十店今日輸錢周歲而足月輸不  
及數計所負倍罰其炊醞非時擅益器量及用私麴皆  
立告賞法悉施行之而裁其價三年詔帶輸舊麴錢及  
倍罰錢仍寬以半歲未經免罰者蠲三之一五年外居  
宗室酒止許於舊宮院尊長及近屬寄醞增永興軍乾  
祐縣十酒場酒戶負糟糯錢更令三年之內增月限以  
輸並除限內罰息其倍罰麴錢已蠲三之一下戶更免

一分元祐元年刪監司鬻酒及三路饋遺條紹聖二年左司諫翟思言諸郡釀酒非沿邊並復熙寧之數詔熙寧五年以前諸郡不釀酒及有公使錢而無酒者所釀並依熙寧編敕數仍令諸郡所減勿逾百石舊不及數者如舊毋得於例外供饋後又以陝西沿邊官監酒務課入不足乃令邊郡非帥府並酌條制定釀酒數諸將并城若止許於官務寄釀崇寧二年知漣水軍錢景允言建立學舍請以承買醋坊錢給用詔常平司計無害公費如所請仍令他路準行之初元祐臣僚請罷榷醋戶部謂本無禁文後翟思請以諸郡醋坊日息用餘悉



歸常平至是景允有請故令常平計之十月諸路官鹽酒直上者升增錢二中下增一以充學費餘裨轉運司歲用大觀四年以兩浙轉運司之請官監鬻糟錢別立額比較又詔諸郡權酒之池入出酒米並別遣倉官賣醋毋得越郡城五里外凡縣鎮村並禁其息悉歸轉運司舊屬常平者如故政和二年淮南發運副使董正封言杭州都酒務甲於諸路治平前歲課三十萬緡今不過二十萬請令分務爲三更置比較務二毋增官吏兵匠仍請本路諸郡並增務比較從之四年兩浙轉運司亦請置務比較定課額釀酒收息以增虧爲賞罰詔酒

務官二員者分兩務三員者復增其一員雖多毋得過四務內有官雖多而課息不廣者聽如舊是歲以湖南路諸務糟醱錢分入提舉司令斤增錢三爲直達糧綱水工之費立酒匠闕聽選試清務廟軍之法清務者本州選刺供踏麴爨蒸之役闕則募人以克宣和二年公使庫假用米麴及因耗官課者以坐贓罪之監官移替三年發運使陳邁奏江淮等路官監酒直上者升權增錢五次增三爲江浙新復州縣之用其後尙書省請令他路悉行之詔如其請所收率十之三以給漕計餘輸大觀庫五年罷夔路權酤未幾復舊以轉運司言新邊

城若藉以供億故也六年在任官以奉酒抑賣坊戶轉鬻者論以違制律先是政和末嘗詔毋得令人置肆以鬻今併禁之諸路增酒錢如元豐法悉克上供爲戶部用毋入轉運司七年諸路鬻醋息率十五爲公使餘如鈔旁法令提刑司季具儲備之數毋得移用靖康元年兩浙路酒價屢增較熙豐幾倍而歲稔米麴直賤民規利輕冒法遂令罷所增價渡江後屈於養兵隨時增課名目雜出或主於提刑或領於漕司或分隸於經總制司惟恐軍資有所未裕建炎三年總領四川財賦趙開遂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實供給酒卽舊撲買

坊塲所置隔釀設官主之民以米入官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明年徧下其法於四路歲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凡官槽四百所私店不預焉於是東南之酒額亦日增矣四年以米麴價高詔上等升增二十文下等升增十八文俟米麴價平依舊紹興元年兩浙酒坊於買撲上添淨利錢五分季輸送戶部又增諸酒錢上升二十文下十文其諸州軍賣酒虧折隨宜增價一分州用一分漕計一分隸經制司先是酒有定價每增須上請是後郡縣始自增而價不一矣五年令諸州酒不以上下升增五文隸制總司六年以紹興二年以

後三年中一年中數立額其增羨給郡縣用罷四川州

軍縣鎮酒官百七員其酒息微處並罷之七年以戶部

尚書章誼等言行在置贍軍酒庫四川制置使胡世將

卽成都潼川資普廣安立清酒務許民買撲歲爲錢四

萬八千餘緡自趙開行隔槽法增至十四萬六千餘緡

紹興元年及世將改官監所入又倍自後累增至五十四萬

八千餘緡紹興二年十五年而外邑及民戶坊塲又爲三十九萬

緡淳熙二年然隔槽之法始行聽就務芬槽醢賣官計所入

之米而收其課若未病也行之旣久醞賣虧欠則責入

米之家認輸不復覈其米而第取其錢民始病矣十年

罷措置贍軍酒庫所官吏悉歸戶部以左曹郎中兼領  
以點檢贍軍酒庫爲名與本路漕臣共其事十五年弛  
夔路酒禁以南北十一庫並克贍軍激賞酒庫隸左右  
司十七年省四川清酒務監官成都府二員興元遂寧  
府漢綿邛蜀彭簡果州富順監并漢州綿州縣各一員  
二十一年詔諸軍買撲酒坊監官賞格依舊

四萬三萬  
貫已上場

務增及一倍減一年磨勘二倍減二年磨勘三倍減三年磨勘四倍減四年磨勘二萬一萬貫已上場務增及一倍減三季磨勘二倍減一年磨勘三倍減三年磨勘七千貫已上場務增及一倍斤三季名次二倍減一年磨勘三倍減一年半磨勘四倍減二年磨勘七千貫已下場務增及一萬貫減一年磨勘二萬貫減二年磨勘三萬貫減三年磨勘四萬貫減四年磨勘二十五年罷諸路漕司寄造酒二

十七年以隔槽酒擾民許買撲以便民罷官監後復制  
之三十年以黠檢措置贍軍酒庫改隸戶部既而戶部  
侍郎邵大受等言歲計賴經總制窠名至多今諸路歲  
虧二百萬皆緣諸州公使庫廣造別置店酤賣以致酒  
務例皆敗壞詔罷諸州別置酒庫如軍糧酒庫防月庫  
月椿庫之類并省務寄造酒及帥司激買酒庫凡未分  
隸經總制錢處並立額分隸補趲虧額三十一年殿帥  
趙密以諸軍酒坊六十六歸之戶部見九年同安郡王楊  
存中罷殿帥復以私撲酒坊九上之歲通收息六十萬  
緡有奇以十分爲率七分輸送行在三分給漕計蓋自

軍興以來諸帥擅權酷之利由是縣官始得資之以佐經費焉孝宗乾道元年以浙東西犒賞庫六十四隸三衙輸課於左藏南庫餘錢充隨年贍軍及造軍器二年詔臨安府安撫司酒庫悉歸贍軍并贍軍諸庫及臨安府安撫司酒務令戶部取三年所收一年中數立額日售錢萬緡歲收本錢一百四十萬息錢一百六十萬趨錢二萬羨餘獻以內藏者又二十萬其後增爲五十萬四年立場務官賞格七年以淮西總領周閱言總所庫四安撫司庫五都統司庫十八馬軍司庫一增置行宮庫一共爲庫二十九以三年最高年爲額其行宮新庫



息錢除分認諸處錢及糜費以淨息三分爲率一分輸御前酒庫以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爲名遂鑄印及改庫名八年知常德府劉邦瀚言江北之民困於酒坊至貧乏家不捐萬錢則不能舉一吉凶之禮乃檢乾道重修敕令申嚴抑買之禁淳熙三年詔四川酒課折估困弊可減額錢四十七萬二千五百餘緡令禮部給降度牒六百六十一道補還今歲減數明年於四川合給湖廣總所錢補之寧宗開平元年知臨安府兼點檢贍軍激賞庫趙善防轉運判官提領戶部犒賞酒庫詹徽之言官吏冗費請諸司官屬兼管明年又以都省言

課額失陷依舊辟置初趙開之立隔釀法也蓋以紓一時之急其後行之諸郡國家贍兵郡縣經費率取給於此故雖罷行增減不一而足而其法卒不可廢云

阮冶凡金銀銅鐵鉛錫監冶場務二百有一金產商饒歙撫四州南安軍銀產鳳建桂陽三州有三監饒信虔越衢處道福汀漳南劔韶廣英連恩春十七州建昌邵武南安三軍有五十一場秦隴興元三州有三務銅產饒處建英信汀漳南劔八州南安邵武二軍有三十五場梓州有一務鐵產徐兗相三州有四監河南鳳翔同虢儀斷黃袁英九州興國軍有十二冶晉磁鳳豐道渠

合梅陝耀坊虔汀吉十四州有二十務信鄂連建南劍  
五州邵武軍有二十五場鉛產越建連英春韶衢汀漳  
南劍十州南安邵武二軍有三十六場務錫產河南南  
康虔道賀潮循七州南安軍有九場水銀產秦階商鳳  
四州有四場朱砂產商宜二州富順監有三場開寶三  
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  
下益彫弊每念茲事深疚于懷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  
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課銀宜減三分之一民鑄銅  
爲佛像浮圖及人物之無用者禁之銅鐵不得闌出蕃  
界及化外至道二年有司言定州諸山多銀礦而鳳州

山銅礦復出採鍊大獲而皆良焉請置官署掌其事太宗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東西川監酒商稅課半輸銀帛外有司請令二分入金景德三年詔以非土產罷之天聖中登萊採金歲益數千兩仁宗命獎勵官吏宰相王曾曰採金多則背本趨末者衆不宜誘之景祐中登萊饑詔弛金禁聽民採取俟歲豐復故然是時海內承平已久民間習俗日漸侈靡糜金以飭服器者不可勝數重禁莫能止焉景祐慶曆中屢下詔申敕之語在輿服志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其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

盈仁宗英宗每降赦書輒委所在視冶之不發者或廢之或蠲主者所負歲課率以爲常而有司有請亦輒從之無所吝故冶之興廢不常而歲課增損隨之皇祐中歲得金萬五千九十五兩銀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兩銅五百一十萬八百三十四斤鐵七百二十四萬一千斤鉛九萬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錫三十三萬六千九百九十五斤水銀二千二百斤其後以赦書從事或有司所請廢冶百餘旣而山澤興廢至治平中或增冶或復故者六十有八而諸州院冶總二百七十一登萊商饒汀南恩六州金之冶十一登虢秦鳳商隴越衢饒信虔

柳衡漳汀泉建福南劔英韶連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  
邵武三軍桂陽監銀之冶八十四饒信虔建漳汀南劔  
泉韶英梓十一州邵武軍銅之冶四十六登萊徐兗鳳  
翔陝儀邢虢磁虔吉袁信豐汀泉建南劔英韶渠合資  
二十四州興國邵武二軍鐵之冶七十七越衢信汀南  
劔英韶春連九州邵武軍鉛之冶三十商虢虔道賀潮  
循七州錫之冶十六而水銀丹砂州冶與至道天禧之  
時則一皆置吏主之是歲視皇祐金減九千六百五十  
六銀增九萬五千三百八十四銅增一百八十七萬鐵  
錫場百餘萬鉛增二百萬又得丹砂二千八百餘斤獨

水銀無增捐焉熙寧元年詔天下寶貨阬冶不廢而負歲課者蠲之八年令近阬冶坊郭鄉村并淘採烹鍊人並相爲保保內及於阬冶有犯知而不糾或停盜不覺者論如保甲法元豐元年諸阬冶金總收萬七百一十兩銀二十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五兩銅千四百六十萬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鐵五百五十萬一千九十七斤鉛九百十九萬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錫二百三十二萬一千八百九十八斤水銀三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三千六百四十六斤十四兩有奇先是熙寧七年廣西經畧司言邕州右江填乃洞產金請以鄧闢鑿金場後五年

凡得金爲錢二十五萬緡闕遷官者再焉元豐四年始以所產薄罷貢而虔吉州界鉛悉禁之七年戶部尚書王存等請復開銅禁各展磨勘年有差是歲阮冶凡一百三十六所領於虞部紹聖元年戶部尚書蔡京奏岑水場銅額寢虧而商號間苗脉多陝民不習烹採久廢不發請募南方善工詣陝西經畫擇地興冶於是以許天啓同管幹陝西阮冶事元符三年天啓罷領阮冶以其事歸之提刑司初新舊阮冶合爲一司而漕司兼領天啓爲同管幹欲專其事慮有所牽制乃請川陝京西路阮冶自爲一司許檢束州縣刺舉官吏而漕司不復



兼阮冶至是中書奏天啓所領首末六歲總新舊銅止收二百六萬餘斤而兵匠等費繁多故罷之崇寧元年提舉江淮等路銅事游經言信州膽銅古阮二一爲膽水浸銅工少利多其水有限一爲膽土煎銅無窮而爲利寡計置之初宜增本損息浸銅斤以錢五十爲本煎銅以八十詔用其言諸路阮冶自川陝京西之外並令常平司同管幹所收息薄而煩官監者如元符紹聖敕立額許民封狀承買四年湖北旺溪金場以歲收金千兩乃置監官廣東漕臣王覺自言嘗領常平講求山澤之利岑水一場去年收銅比租額增三萬九千一百斤

較之常年亦增六十六萬一千斤遂增其秩是歲山澤  
阮冶名數令監司置籍非所當收者別籍之若弛興廢  
置移併亦令具注上於虞部大觀二年詔金銀阮發雖  
告言而方檢視私開淘取者以盜論阮冶舊不隸知縣  
縣丞者並令兼監賞罰減正官一等有冶地知縣月一  
行點閱言者論其職在宣導德澤平征賦獄訟不宜爲  
課利走山谷間遂已之八月提舉陝西阮冶司改併入  
轉運司政和元年張商英言湖北產金非止辰沅靖溪  
峒其峽州夷陵宜郡縣荆南府枝江江陵縣赤湖城至  
鼎州皆商人淘採之地漕司旣乏本錢提舉司買止千

兩且無專司定額請置專切提舉買金司有金苗無官  
監者許遣部內州縣官及使臣掌幹詔提舉官措畫以  
聞仍於荆南置司廣東漕司復奏端州高明惠州信上  
立溪塲皆宜停閉韶州曹峒塲英州銀岡塲皆併入英  
之清溪塲惟黃坑塲欲權存俟歲終會所入別奏惠州  
楊梅東阮康州雲列潮州豐政連州元魚銅阮黃田白  
寶廣州大利宜祿韶州伍注岑水銅岡循州大佐羅翊  
英州鍾銅凡十六塲請並如舊循之夜明英之竹溪韶  
之思溪連之同安請更遣攝官從之三年尚書省言陝  
西路阮冶已遣官吏提轄措置川路金銀阮冶興廢慮

失利源詔令陝西措置官兼行川路事阡冶所收金銀  
銅鉛錫鐵水銀朱砂物數令工部置籍籤注歲半消補  
上之尚書省自是戶工部尚書省皆有籍鉤考然所憑  
唯帳狀至有有額而無收有收而無額乃責之縣丞監  
官及曹部奉行者而更督逋年違負之數九月措置陝  
西阡冶蔣夔奏本路阡冶收金千六百兩他物有差詔  
輸大觀西庫夔增秩官屬各減磨勘年四年令監司遣  
官同諸縣丞遍視阡冶之利爲圖籍籤注監司覆實保  
奏議遣官再覆酌重輕加賞異同脫漏者罪之六年川  
陝路各置提轄措置阡冶官劉芑計置萬永州產金一

歲收二千四百餘兩特與增秩十二月廣東漕司言本  
路鐵場院冶九十二所歲額收鐵二百八十九萬餘斤  
浸銅之餘無他用詔令官悉市以廣浸仍以諸司及常  
平錢給本尚書省奏五路院冶已有提轄措置專司及  
淮南湖北廣東西亦監司領其餘路請並令監司領之  
於是江東西福建兩浙漕臣皆領院冶七年提舉東南  
九路院冶徐禋奏太平瑞應史不絕書令部內山澤院  
冶若或希世珍物及古寶器請赴書藝局上進蓋自政  
和初京西漕臣王璣奏太和山產水精知桂州王覺奏  
枕門等處產金及生花金田提轄京西院冶王景文奏

汝州青嶺鎮界產瑪瑙其後涅州界蕃官結彪地內金  
阬千餘收生熟金四等凡百三十四兩有奇蔡京請宣  
付史館帥百官表賀故禋復有是請焉是時河北京東  
西及徐禋所領九路興修阬冶類鑿空擾下抑州縣承  
額於是降黜河北提轄官遣廉訪使者鄭謐并諸路廉  
訪悉究陳利病真偽八月中書奏阬冶寢已卽緒詔京  
東西河北路并提舉東南九路阬冶並罷十一月尚書  
省言徐禋以東南黑鉛留給鼓鑄之餘悉造丹粉鬻以  
濟用詔諸路常平司以三十萬輸大觀西庫餘從所請  
明年令諸路鐵倣茶鹽法權鬻置鑪冶收鐵給引召人

通市苗脉微者聽民出息承買以所收中賣於官私相  
貿易者禁之先是元豐六年京東漕臣吳居厚奏徐鄆  
青等州歲製軍器及上供簡鐵之類數多而利國萊蕪  
二監鐵少不能給請鐵從官興煽所獲可多數倍自是  
官權鐵造器用以鬻於民至元祐罷之其後大觀初入  
內皇城使裴絢爲涇原幹當奏上渭州通判苗冲淑之  
言石河鐵冶旣令民自採鍊中賣於官請禁民私相貿  
易農具器用之類悉官爲鑄造其冶坊已成之物皆以  
輸官而償其直乃禁毋得私相貿易農具器用勿禁官  
自賣鐵唯許鑄瀉戶市之政和初臣僚言鹽鐵利均今

鹽筴推行已備而鐵貨尚未講畫請卽冶戶未償之錢收其已鍊之鐵爲器鬻之兼京東二監所出尤多河北固鎮等冶並官監其利不貲而河東鐵炭最盛若官權爲器以贍一路旁及陝雍利入甚廣且以銷盜鑄之弊又夏人茶山鐵冶旣入中國乏鐵爲器聞以鹽易鐵錢於邊若官自爲器則鐵與錢俱重可伐其謀請權諸路鐵擇其最盛者可置監設官總之槩諸路不越數十處餘止爲鑄瀉之地屬之都監或監當官兼領凡農具器用皆官鑄造表以字號官本之餘取息二分以上仍置鐵引以通諸路儲其錢助三路鈔本詔戶部下諸路漕



臣詳度會次年廣東路請以可監之地如舊法收其淨利苗脉微者召人承買官不權取遂併諸路詳度之旨不行至是臣僚復以爲言故嚴貿易之禁而鐵利盡權於官然農具器用從民鑄造卒如舊法四月廣東廉訪黃烈等言廣惠英康韶州興慶府政和中寶貨司立院冶金銀等歲額或苗脉微或無人承買而浮冗之人虛託其名發毀民田騷動邀販詔政和六年所立額並罷舊有苗脉可給歲課者如故十一月復諸路元罷提舉院治官其江南路仍令江西漕臣劉蒙同措置宣和元年石泉軍江溪沙磧麩金許民隨金脉淘採立課額或

以分數取之十月復置相州安陽縣銅冶村監官先是  
詔留邢州綦村磁州固鎮兩冶餘劔置冶並罷而常平  
司謂銅冶村近在河北得利多故有是命六年詔阮冶  
之利二廣爲最比歲所入稽之熙豐十不逮一令漕臣  
鄭良提舉經畫分任官屬典掌計置取元豐以來歲入  
多數立額定爲常賦阮冶司毋預焉時江淮荆浙等九  
路阮冶凡二百四十五鑄錢院監十八歲額三百餘萬  
緡五月詔阮冶舊隸轉運司者如熙豐紹聖法崇寧以  
後隸常平司者如崇寧法其江淮等路阮冶官屬如熙  
豐員數餘路官屬並罷仍令中書選提點官靖康元年

諸路院冶苗礦旣微或舊有今無悉令蠲損凡民承買  
金場並罷宋初舊有院冶官置場監或民承買以分數  
中賣於官初隸諸路轉運司本錢亦資焉其物悉歸之  
內帑崇寧已後廣搜利穴權賦益備凡屬之提舉司者  
謂之新院冶用常平息錢與剩利錢爲本金銀等物往  
往皆積之大觀庫自蔡京始政和間數罷數復然告發  
之地多壞民田承買者立額重或舊有今無而額不爲  
損欽宗卽位詔悉罷之南渡院冶廢興不常歲入多寡  
不同今以紹興三十二年金銀銅鐵鉛錫之冶廢興之  
數一千一百七十及乾道二年鑄錢司比較所入之數

附之湖南廣東江東西金冶二百六十七廢者一百四十二湖南廣東福建浙東廣西江東西銀冶一百七十四廢者八十四潼川湖南利州廣東浙東廣西江東西福建銅冶一百九廢者四十五舊額歲七百五萬七千二百六十斤有奇乾道歲入二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一斤有奇淮西夔州成都利州廣東福建浙東廣西江東西鐵冶六百三十八廢者二百五十一舊額歲二百一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斤有奇乾道歲入八十八萬三百斤有奇淮西湖南廣東福建浙東江西鉛冶五十二廢者一十五舊額歲三百二十一萬三千六百二十斤

有奇乾道歲入一十九萬一千二百四十斤有奇湖南  
廣東江西錫冶一百一十八廢者四十四舊額歲七十  
六萬一千二百斤有奇乾道歲入二萬四百五十斤有  
奇宋初諸冶外隸轉運司內隸金部崇寧二年始隸石  
曹建炎元年復隸金部轉運司隆興二年阮冶監官歲  
收買金及四千兩銀及十萬兩銅錫及四十萬斤鉛及  
一百二十萬斤者轉一官守倅部內歲比租額增金一  
萬兩銀十萬兩銅一百萬斤亦轉一官合丞歲收買及  
監官格內之數減半推賞慶元二年宰執言封樁銀數  
比淳熙末年虧額幾百五十萬今務場所入歲不滿三

十萬而歲奉三宮及冊寶費約四十萬恐愈侵銀額欲  
權以三分爲率一分支銀二分支會子上曰善端平二  
年赦曰諸路州縣阡冶興廢在觀寺祠廟公宇居民墳  
地及近墳園林地者在法不許人告亦不得受理訪聞  
官司利於告發更不究實多致擾害自今許人戶越訴  
官吏并訟者重寘典憲及有阡冶停閉苗脉不發之所  
州縣勒令阡戶虛認歲額提點鑄錢司覈實追正

礬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其利開成三年度支奏罷  
之乃以礬山歸之州縣五代以來復徠務置官吏宋因  
之白礬出晉慈坊州無爲軍及汾州之靈石縣綠礬出

慈隰州及池州之銅陵縣皆設官典領有鑊戶鬻造入  
官市晉汾慈州礬以一百四十斤爲一駄給錢六十隰  
州礬駄減三十斤給錢八百博賣白礬價晉州每駄二  
十一貫五百慈州又增一貫五百綠礬汾州每駄二十  
四貫五百慈州又增五百隰州每駄四貫六百散賣白  
礬坊州斤八十錢汾州百九十二錢無爲軍六十錢綠  
礬斤七十錢建隆中詔商人私販幽州礬官司嚴捕沒  
入之繼定私販河東幽州礬一兩以上私鬻礬三斤及  
盜官礬至十斤者棄市開寶三年增私販至十斤私鬻  
及盜滿五十斤者死餘罪論有差太平興國初以歲鬻

不充迺詔私販化外礬一兩以上及私鬻至十斤並如律論決再犯者悉配流還復犯者死淳化元年有司言慈礬滯積小民多於山谷僻奧之地私鬻侵利而綠礬價賤不宜與晉礬均法詔同犯私茶罪賞先是建隆二年命左諫大夫劉熙古詣晉州制置礬許商人輸金銀布帛絲綿茶及緡錢官償以礬凡歲增課八十萬貫太平興國初歲博緡錢金銀計一十二萬餘貫茶計三萬餘貫端拱初銀絹帛二萬餘貫茶計十四萬貫至是言者謂礬直酬以見錢商人以陳茶入博有利豪商無資國用詔今後惟聽金銀見錢入博至道中白礬歲課九



十七萬六千斤綠礬四十萬五千餘斤鬻錢一十七萬  
餘貫真宗末白礬增二十萬一千餘斤綠礬增二萬三  
千餘斤鬻錢增六萬九千餘貫天聖以來晉慈二州礬  
募民鬻之季鬻礬一盆多者千五六百斤少者六七百  
斤四分輸一入官餘則官市之無爲軍亦置務鬻礬後  
聽民自鬻官置場售之私售礬禁如私售茶法六年詔  
弛兩蜀權礬之禁時河東礬積益多復聽入金帛芻粟  
芻粟虛估高商人利於入中麟州粟斗實直錢百虛估  
增至三百六十礬之出官爲錢二萬一千五百纔易粟  
六石計粟實直錢纔六千而礬一駄已費本錢六十縣

官徒有權鑿之名其實無利嘉祐六年罷入芻粟復令入緡錢鑿以百四斤爲一駄入錢京師權貨務者爲錢十萬七千入錢麟府州者又減三千自是商賈不得專其利矣皇祐中晉慈入鑿二百二十七萬三千八百斤以易芻粟之類爲緡錢十三萬六千六百無爲軍鑿售緡錢三萬三千一百治平中晉慈鑿損一百九萬六千五百四斤無爲軍鑿售錢歲有常課發運使領之視皇祐數無增損隰州鑿至是入三十九萬六千斤亦以易緡錢助河東歲糴熙寧元年命河東轉運司經畫鑿鹽遺利李師中言官積鑿三百斤走鹵消耗恐後爲棄物

詔令商人入中糧草卽以償之三年罷潞州交子務以妨中納糧草筭請礬鹽故也知慶州王廣淵言河東礬爲利源之最請河東京東河北陝西別立礬法專置提舉官詔遣光祿丞楊蟠會議以聞蟠言坊州產礬官雖置塲而商多私售請置鑊戶定其數許於陝西北界黃河東限潼關南及京西均房襄鄧金州光化軍令鑊戶遍相保察或私賣越界禁如私白礬法仍增官獲私礬輒以夾雜減斤重之法從之元豐元年定畿內及京東西五路許賣晉隰礬陝西自潼關以西黃河以南達于京西均房襄鄧金州則售坊州礬礬之出於西山保霸

州者售於成都梓州路出無爲軍者餘路售之私鬻與越界者如私鑿法自熙寧初鑿法始變歲課所入元年爲錢三萬六千四百緡有奇併增者五年乃取熙寧六年中數定以十八萬三千一百緡有奇爲新額至元豐六年課增至三十三萬七千九百緡而無爲軍鑿歲課一百五十萬斤用本錢萬八千緡自治平至元豐數無增損光祐元年戶部言商旅販鑿舊聽其便迺者發運司請用河東例令染肆鋪戶連保豫買頗致抑擾詔如舊制元符三年崇儀使林像奏禁河北土鑿非便若卽河北產鑿地置場官買增價出之罷運晉鑿則官獲淨

利無運載之勞民資地產省犯法之弊詔下戶部初熙  
豐間東南九路官自賣礬發運司總之元祐初通商紹  
聖復熙豐之制大觀元年定河北河東礬額各二十四  
萬緡淮南九萬緡罷官賣從商販而河東河北淮南各  
置提舉官政和初復官鬻罷商販如舊制淮南礬事司  
罷歸發運司上供礬錢責以三萬三千一百緡爲額三  
年有司奏減河北河東并淮南礬額計十六萬緡四年  
礬額復循大觀之制五年河北河東綠礬聽客販於東  
南九路民間見用者依通商地籍之聽買新引帶賣大  
率循做鹽法宣和中舉比較增虧賞罰未幾以擾民罷

建炎三年措置財用黃潛厚奏許商人販淮南礬入東南諸路聽輸錢行在而持引據赴場支礬紹興十一年以鑄錢司韓球言撫州青膽礬斤錢一百二十文土礬斤三十文省鉛山場所產品高於撫青膽礬斤作一百五十文黃礬斤作八十文二十九年以淮西提舉司言取紹興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所收礬錢一年中數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緡爲定額其他產礬之所若潭州瀏陽之永興場韶州之岑水場皆置場給引歲有常輸惟漳州之東去海甚邇大山深阻雖有采礬之利而潮梅汀贛四州之姦民聚焉其魁傑者號大洞主小洞主

土著與負販者皆盜賊也

香宋之經費茶鹽礬之外惟香之爲利博故以官爲市焉建炎四年泉州抽買乳香一十三等八萬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詔取赴權貨務打套給賣陸路以三千斤水路以一萬斤爲一綱紹興元年詔廣南市舶司抽買到香依行在品荅成套召人筭請其所售之價每五萬貫易以輕貨輸行在六年知泉州連南夫奏請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舟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十萬貫者補官有差大食蕃客囉辛販乳香直三十萬緡綱首蔡景芳招誘舶貨收息錢九十八萬緡各補承信郎閩廣

舶務監官抽買乳香每及一百萬兩轉一官又招商入蕃興販舟還在罷任後亦依此推賞然海商入蕃以興販爲招誘僥倖者甚衆淳熙二年郴桂寇起以科買乳香爲言詔湖南路見有乳香並輸行在權貨務免科降十二年分撥權貨務乳香於諸路給賣每及一萬貫輸送左藏南庫十五年以諸路分賣乳香擾民令止就權貨務招客筭請紹熙三年以福建舶司乳香虧數詔依前博買開禧三年住博買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銀博買洩之遠夷爲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絹帛錦綺瓷漆之屬博買聽其來之多寡若不至則任之不必以爲重



也

宋史卷一百八十五

宋史卷一百八十五考證

食貨志下七舊直劬百六十八百以八十五爲數後增

爲二百百用省數以便出入○

臣開鼎

按省百不足

百也上八十五是也今云便出入當是足百說見日  
知錄

十月諸路官鹽酒直上者升增錢二○

臣開鼎

按下文

陳遵奏江淮等路古監酒直上者升權增錢五則此  
鹽字乃監字之譌

宋史卷一百八十五考證

宋史卷一百八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九

食貨下八

隋稅均輸

市易互市船法

商稅凡州縣皆置務關鎮亦或有之大則專置官監臨

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行者齎貨謂

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算

三十大約如此然無定制其名物各隨地宜而不一焉

行旅齎裝非有貨幣當算者無得發篋搜索凡販夫販

婦細碎交易嶺南商賈齎生藥及民間所織縑帛非鬻

於市者皆勿算常稅名物令有司件析頒行天下揭于  
版置官署屋壁俾其遵守應算物貨而輒藏匿爲官司  
所捕獲沒其三分之一以半昇捕者販鬻而不由官路  
者罪之有官須者十取其一謂之抽稅自唐室藩鎮多  
便宜從事擅其征利以及五季諸國益務掊聚財貨以  
自贍故征算尤繁宋興所下之國必詔蠲省屢勅官吏  
毋事煩苛規羨餘以徼恩寵大中祥符六年始免諸路  
州軍農器之稅諸州津渡舊皆有算或水涸改置橋梁  
有司猶責主者備償建隆初詔除滄德棣淄齊鄆乾渡  
三十九處算錢水漲聽民置渡勿收其算自是有類此

者多因恩宥蠲除其餘橘園魚池水磴社酒蓮藕鵝鴨  
螺蚌柴薪地鋪枯牛骨漑田水利等名皆因諸國舊制  
前後屢詔廢省緣河州縣民船載粟亦輸算三年始罷  
陳州私置蔡河鎖民船勝百斛者取百錢有所載倍其  
征太平興國三年乃悉除之至道元年詔江南溪渡多  
公吏豪民典其事量輸官課而厚筭行旅州縣宜加嚴  
禁所輸年額錢五千以下者並免不係色役近便人戶  
掌船濟渡毋得擾人至道中歲入稅課錢四百萬貫天  
禧末增八百四萬貫天聖以來國用寢廣有請算緡錢  
以助經費者仁宗曰貨泉之利欲流天下通有無何可

算也一日內出蜀羅一端爲印朱所漬者數重因詔天下稅務毋輒污壞商人物帛康定元年西邊兵費不給州縣或增所算名物朝廷知之悉命蠲去旣而下詔勅勵且戒毋搜索行者家屬歲儉則免算耕牛水鄉又或弛蒲魚果蔬之稅民流而渡河者亦爲之免算應算而匿不自言者雖聽人捕告抵罪如舊法然須物皆見在乃聽以防誣罔至於歲課贏縮屢詔有司裁定前後以詔蠲放者不可勝數皇祐中歲課緡錢七百八十六萬三千九百嘉祐以後弛茶禁所歷州縣收算錢至治平中歲課增六十餘萬而茶稅錢居四十九萬八千六百

熙寧以來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支移民以租賦齎貨至邊貿易以輸官者勿稅河北流民復業者所過免算後以歲稔慮逸稅課復舊五年以在京商稅院隸提舉市易務七年減國門之稅數十種錢不滿三十者蠲之其先外城二十門皆責以課息近令隨閑要分等以檢捕獲失之數爲賞罰旣而以歲旱復有是命元豐元年濱棣滄州竹木魚果炭箔稅不及百錢者蠲之二年熙河路制置邊防財用李憲擅權本路商貨令漕臣蔣之奇劾其罪導洛通汴司請置堆棗塲於泗州賈物至者先入官塲官以船運至京稍輸船算明年詔近京以通津



水門外順成倉爲場非導洛司船而載商稅入汴者許糾告雖自請稅猶如私載法惟日用物非販易若發箔柴草竹木之類勿禁瓊管奏海南收稅較船之丈尺謂之格納其法分三等有所較無幾而輸錢多寡十倍買物自泉福兩浙湖廣至者皆金銀物帛直或至萬餘緡自高化至者唯米包瓦器牛畜之類直纔百一而槩收以丈尺故高化商人不至海南途乏牛米請自今用物貴賤多寡計稅官給文憑聽鬻於部內否則許糾告以船貨給賞詔如所奏六年京東漕臣吳居厚言商入負正稅七萬六千餘緡倍稅十五萬二千餘緡詔蠲其倍

稅納正稅百千以下期以三年百千以上五年元祐元年戶部請令在京商稅院酌取元豐八年錢五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一緡有奇以爲新額自明年始三年又以天聖歲課爲額蓋戶部用五年併增之法立額旣重歲課不登故言者論而更之七年罷諸路承買土產稅場初罷江南路承買而河東轉運司以爲較元祐六年官鹽額增三萬餘緡遂行之諸路八年權蠲商人載米入京糶賣力勝之稅先是熙寧六年蘇湖歲稔穀價比淮南十五而商船以力勝稅不至嘗命權蠲惠止一方未爲定法及汴泗梁場法行穀船毋得增置而力勝之

稅益三之一至是蘇軾言法不稅五穀請削去力勝錢之條而行天聖免稅之制既而尚書省亦言在京穀貴欲平其直復權蠲之後徽宗宣和中以州縣災傷并贍給都下亦一再免旋復如舊惟兩浙并東北鹽以鹽事司之請遂不復征自哲宗卽位罷導洛物貨場紹聖四年藍從熙提舉京城所欲復其事令泗州及京師洛口各置梁場并請復麪市牛羊圈詔下尚書省久之遂寢至是提舉汴河隄岸王憲復言之且請假溫明州運船給用命太府少卿鄭僅同詳度明年竟詔勿行五年令戶部取天下稅務五年所收之數酌多寡爲中制頒諸

路揭版示之率十年一易其增名額及多稅者並論以  
違制大觀元年凡典買牛畜舟車之類未印契者更期  
以百日免倍稅二年詔在京諸門凡民衣屨穀菽雞魚  
蔬果柴炭瓷瓦器之類並蠲其稅歲終計所蠲數令大  
觀庫給償宣和二年宮觀寺院臣僚之家商販令關津  
搜閱如元豐法輪稅歲終以次數報轉運司取旨初元  
符令品官供家服用物免稅至建中靖國初馬牛驢驘  
騾已不入服用例而比年臣僚營私牟利者衆宮觀寺  
院多有專降免稅之旨皆以船艘賈販故有是詔漕臣  
劉旣濟起應奉物兩浙進南等路稅例外增一分以供

費三年詔罷之凡以蠶織農具耕牛至兩浙江東者給文憑蠲稅一年四年令諸路近歲所增稅錢悉歸應奉司七年以歲歉之後用物少而民艱食在京及畿內油炭麵布絮稅并力勝錢並權免提舉京東常平楊連奏本路牛價貴田多荒萊請令販牛至本路者仍給文憑蠲稅俟二年足如舊從之靖康元年詔都城物價未平凡稅物權更蠲稅一年臣僚上言祖宗舊制并政和新令場務立額之法並以五年增虧數較之併增者取中數併虧者取最高數以爲新額故課息易給而商旅可通近諸路轉運司不循其法有益無損致物價騰踴官

課愈負請令諸路提刑下諸郡準舊法釐正立額詔依所奏高宗建炎元年詔販貨上京者免稅明年又詔販糧草入京抑稅者罪之凡殘破州縣免竹木磚瓦稅北來歸正人及兩淮復業者亦免路稅紹興三年臨安火免竹木稅然當時都邑未奠兵革未息四方之稅間有增置及於江灣浦口量收海船稅凡官司回易亦並收稅而寬弛之令亦錯見焉如諸路增置之稅場山間迂僻之縣鎮經理未定之州郡悉罷而免之又以稅網太密減併者一百三十四罷者九免過稅者五至於牛米薪麩民間日用者並罷孝宗繼志凡高宗省罷之未盡

者悉推行之又以臨安府物價未平免淳熙七年稅一  
半光寧以降亦屢與放免商稅或一年或五月或三月  
凡遇火放免竹木之稅亦然光寧嗣服諸郡稅額皆累  
有放免然當是時雖寬大之旨屢頒關市之征迭放而  
貪吏並緣苛取百出私立稅場算及緡錢斗米束薪菜  
茹之屬擅用稽察措置添置專欄收檢虛市有稅空舟  
有稅以食米爲酒米以衣服爲布帛皆有稅遇士夫行  
李則搜囊發篋日以興販甚者貧民貿易瑣細于村落  
指爲漏稅輒加以罪空身行旅亦白取百金方紆路避  
之則攔截叫呼或有貨物則抽分給賞斷罪倍輸倒囊

而歸矣聞者咨嗟指爲大小法場與斯民相刃相劓不啻讎敵而其弊有不可勝言矣

市易之設本漢平準將以制物之低昂而均通之其弊也以官府作賈區公取牙僧之利而民不勝其煩矣熙寧二年保平軍節度推官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丐假官錢爲本詔秦鳳路經略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因命韶爲本路帥司幹當兼領市易事時欲移司於古渭城李若愚等以爲多聚貨以啓戎心又妨秦州小馬大馬私貿易不可文彥博曾公亮馮京皆躉之韓絳亦以去秦州爲非唯王安石曰古渭置市易利害臣雖不



敢斷然如若愚奏必無可慮七月詔轉運司詳度復問  
陳升之升之謂古渭極邊恐啓羣羌闕覲心安石乃言  
今蕃戶富者往往蓄緡錢二三十萬彼尚不畏劫奪豈  
朝廷威靈乃至衰弱如此今欲連生羌則形勢欲張應  
接欲近古渭邊若便於應接商旅並集居者愈多因建  
爲軍增兵馬擇人守之則形勢張矣且蕃部得與官市  
邊民無復逋負足以懷來其心因收其贏以助軍費更  
闢荒土異日可以聚兵時王安石爲政汲汲焉以財利  
兵革爲先其市易之說已見於熙寧二年建議立均輸  
平準法之時故王韶首迎合其意而安石力主之雖以

李若愚陳升之韓絳諸人之議而卒不可回五年遂詔  
出內帑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  
草澤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  
乃可以爲天下今富人大姓乘民之亟牟利數倍財既  
偏聚國用亦屈請假權貨務錢置常平市易司擇通財  
之官任其責求良賈爲之轉易使審知市物之價賤則  
增價市之貴則損價鬻之因收餘息以給公上於是中  
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  
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則度其  
抵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凡諸

司配率並仰給焉以呂嘉問爲提舉賜內庫錢百萬緡  
京東路錢八十七萬緡爲本三司請立市易條有兼并  
之家較固取利有害新法本務覈察三司按治之文帝  
削去之七月以權貨務爲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爲東  
務上界以在京商稅院雜買務雜賣場隸焉又賜錢帛  
五十萬于鎮洮軍置司市易極苛細道路怨謗者籍籍  
上以諭安石請宣示事實帝以鬻冰市梳櫛等數事語  
之安石皆辯解後帝復言市易鬻果太煩碎罷之如何  
安石謂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  
是諸州上供蓆席黃蘆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

鬻者市之以給用六年詔在京市易幹當公事孫迪同兩浙淮東轉運司議置杭州市易務利病以聞其後以市易上界所償內帑錢二十萬緡假之爲本又賜夔州路轉運司度僧牒五百置市易于黔州選本路在任已替官監之仍以知州或通判提舉令在京市易務及開封府司錄同詳度諸行利病於是詳定所請約諸行利入薄厚輸免行錢以祿吏蠲其供官之物禁中所須並下雜賣場雜買務置市司估物價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悉於是乎取決從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爲都提舉市易司諸州市易務皆隸焉又詔三司幹當公事

李杞等同詳度成都置市易務七年帝與輔臣論及成都市易事馬京曰曩因權市物致王小波之亂今頗以市易爲言安石曰彼以饑民衆官不之恤相聚爲盜耳帝問李杞行邪安石曰未也然保市易必不能致亂帝猶慮蜀人駭擾安石謂已遣使乃遽罷豈不爲四方笑乃已然其後竟罷杞等詳度三月詔權三司使曾布翰林學士呂惠卿同究詰市易事先是帝出手詔付布謂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業衆言喧譁布乃引監市易務魏繼宗之言以爲呂嘉問多取息以于賞商旅所有者盡收市肆所無者必索率賤市貴鬻廣哀贏餘是挾

官府爲兼并也王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乃更令惠卿偕布究詰之帝尋復以手札賜布令求對布卽上行人所訴并疏惠卿姦欺狀且言臣自立朝以來每聞德音未嘗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凜凜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嘉問奏近遣官往湖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浙販紗皆未敢計息臣以謂如此政事書之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四月布復陳薛向罪茶儉不當帝惻然咨嗟及言三司決責商人多濫時帝猶必欲按治而安石主用惠卿不可去蓋謀變其事也帝疑焉故仍以屬布旣而中書奏事

已帝論及市易且曰朝廷設此本欲爲平準之法以便民今正爾相反使中下之民失業若此宜脩補其法令元詳定呂嘉問吳安持同韓維孫永問行人輸錢免行利病參知政事馮京曰開封祥符縣給民錢有出息抵當銀絹米麥緩急喪葬之目七八種其初給錢往往願請積數旣多實艱輸送帝曰如此吾民安得泰然也時布與惠卿方究市易事率數日一對帝初是布言已而從惠卿之請拘魏繼宗於開封府旣而布與惠卿卽東府再詰行人所訴狀如前不變而安石懇求去位引惠卿執政提舉楚州市易蔣之奇奏監務王景彰權市商

人物非法及虛作中糴入務立詭名糴之白輸息錢謂之乾息又抑賈販毋得至他郡名爲留難帝謂輔臣曰景彰違法害人宜卽治其罪時呂惠卿已參朝政而究詰市易未竟詔促之惠卿請令中書悉取按牘異同以奏後二日布對延和殿條析先後所陳并較治平熙寧出入錢物數以聞帝方慮歲費寢廣令布送中書五月乃詔章惇曾孝寬卽軍器監鞫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戶房會財賦數與布所陳異而呂嘉問亦以雜買務多入月息不覺皆從公坐有差未幾布褫職與嘉問俱出守郡魏繼宗仍奪秩勒停初市易之建布實預之後揣上



意有疑遂急治嘉問而惠卿與布有夙怨故卒擠之而  
市易如故三司使章惇請假內藏錢五百萬緡令市易  
司有幹局者分四路入中計見鹽引及乘賤糴買詔假  
二百萬緡八年復呂嘉問提舉市易二月鳳翔大名真  
定府永興安肅軍秦瀛定越真州並置市易司以惠州  
阜民監錢十萬緡給廣州市易務司農寺坊場錢三十  
萬緡給鄆州市易九年又以在京市易司物貨十五萬  
緡給熙河市易司九月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例錢總  
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詔嘉問安持等推恩有差  
自後凡二年一較十年定上界本錢以七百萬緡爲額

不足以歲所收息益之其貸內帑錢歲償以息二十萬  
緡元豐元年以都提舉王居卿請令貸市易錢貨者許  
用金帛等爲抵收息毋過一分二釐不及年者月計之  
願皆得錢或欲以物貨兼給者聽市易司請遣官以物  
貨至諸路貿易十萬緡以上期以二年二十萬緡以上  
三年歛及三分者比遞年推恩八分者理爲任期盡不  
及者勿賞官吏廩給並罷二年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  
李憲言蕃賈與牙僧私市其貨皆由他路避稅入秦州  
乃令秦熙河岷州通遠軍五市易務募牙僧引蕃貨赴  
市易務中賈私市者許糾告賞倍所告之數以田宅抵

市易錢久不償者估實直如賣坊場河渡法若未輸錢者官收其租息在京市易務亦如之三年詔免行月納錢不及百者皆免凡除入千六百五十四人九月王居卿又言市易法有三結保貸請一也契要金銀爲抵二也貿遷物貨三也三者惟保貸法行之久負失益多往歲罷貸錢而物貨如故請自今所貨歲約毋過二百萬緡聽舊戶貸請以相濟續非舊戶惟用抵當貿遷之法詔中書立法以聞於是中書奏在京物貨許舊戶貸請歛而復散通所負毋過三百萬緡諸路毋過四之一詔如所奏是歲經制熙河邊防財用司會其置司以來所

收息元豐初四十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六緡石次年六十八萬四千九十九緡石四年從都提舉賈青請於新舊城外內置四抵當遣官掌之罷市易上界等處抵當以便民五年詔外內市易務所負錢寬以三歲均月限以輸限內罰息並除之先是王安禮在開封日有負市易錢者累訴於庭安禮旣執政言於帝曰市易法行取息滋多而輸官不時者有罰息民至窮困願詔蠲之帝曰羣臣未有爲朕言者其令民以限輸免其罰息安禮退批詔加內外字蔡確曰方帝有旨無外內字公欲增詔邪安禮曰亦不止言內字卒加之八月置饒州景德

鎮窰窰博易務六年蘭州增置市易務以通蕃漢貿易  
七年改市易下界爲權貨務令諸州旬估物價既定報  
提舉司提舉司下所部州州下所屬募民出抵或錢以  
市收息毋過二分詔諸路常平司錢留其半以二分爲  
市易抵當蓋自五年賈青以平準物價與金銀之類行  
抵當於畿縣次年行之諸路以常平市易賒貸及寬剩  
錢爲本五路各十萬緡餘路五萬緡至是復有是詔若  
無抵當而物貨宜易者亦聽變鬻八年罷諸鎮砦市易  
抵當八月詔諸郡抵當有取息薄可濟民乏者存之其  
餘抵當并州縣市易並罷元祐元年內外監督市易及

坊場淨利錢許以所入息并罰錢比計若及官本者並  
釋之紹聖四年三省言熙寧興置市易元祐一切罷去  
不原立法之意詔戶部太府寺詳度復置市易務惟以  
錢交市收息毋過二分勿令貸請元符三年改市易務  
爲平準務戶部太府寺市易案改爲平準案尚書省言  
平準務官吏等給費多并遣官市物搔動于外近官鬻  
石炭市直遽增皆不便民詔罷平準務及官鬻石炭其  
在官物貨令有司轉易錢鈔償元給之所崇寧元年戶  
部奏平準務錢物毋得他司移用二年以平準爲南北  
兩務如舊分置官吏歲終考察能否行勸沮法五年郡

縣應置市易者凡歲收息官吏用度之餘及千緡以上置官監五百緡以上令場務兼領餘並罷先是嘗詔府界萬戶縣及路在衝要市易抵當已設官置局其不及萬戶非衝要并諸鎮有官監而商販所會並如元豐令監當官兼領至是戶部復詳度以聞遂行其議建炎二年言者以爲得不償費遂罷之而以其錢輸左藏庫惟抵當庫仍舊紹興元年罷諸州軍免行錢及行戶供應見任官買賣並依時違者以盜論四年兩浙轉運司檄婺州市御爐炭須胡桃紋鶉鳩色守臣王居正以爲言上曰隆冬附火取溫煖而已豈問炭之紋色乎命罷之

諸類此者並禁止焉十三年蠲雷化高融宜廉邕欽賀  
貴免行錢十四年以開州兩縣在夔部尤爲僻遠減免  
行錢之半十五年以知漢陽軍韓昕言諸路收免行錢  
定數外多取一文以上以擅增稅賦法罪之十七年蠲  
百姓見輸免行錢三分之一十九年南郊赦盡蠲百姓  
免行錢欠是後凡赦皆然二十五年罷見輸免行錢禁  
下行買物以害及小商敷於鄉村故也淳熙元年罷市  
令司詔臨安府及屬縣交易僧保錢減十之五七年諸  
路州縣交易僧保錢亦以十分爲率與減五分嘉定二  
年以臣僚言輦轂之下買物於鋪戶無從得錢凡臨安



府未支物價令卽日盡數給還是後買物須給見錢違  
許陳訴於臺嘉熙三年臣僚言今官司以官價買物行  
鋪以時直計之什不得二三重以遷延歲月而不償胥  
卒並緣之無藝積日既久類成白著至有遷居以避其  
擾改業以逃其害者甚而蔬菜魚肉日用所需瑣瑣之  
物販夫販婦所資錐刀以營斗升者亦皆以官價強取  
之終日營營而錢本俱成乾沒商旅不行衣食路絕望  
特降睿旨凡諸路州縣官司買物並以時直不許輒用  
官價違者以贓定罪從之

均輸之法所以通天下之貨制爲輕重斂散之術使輸

者既便而有無得以懋遷焉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  
司言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相知  
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  
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  
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  
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其職以  
制置茶鹽礬酒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  
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  
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今預知中都  
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

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本司具條例以聞而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慮其爲擾多以爲非向旣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神宗使自擇之向於是辟劉忱衛琪孫珪張穆之陳倩爲屬又請有司具六路歲當上供數中都歲用及見儲度可支歲月凡當計置幾何皆預降有司從之八月侍御史劉琦侍御史裏行錢顥等言向小人假以貨泉任其變易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之利琦顥皆坐貶條例司檢詳

文字蘇轍言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法術不正吏緣爲姦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旣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今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材智方略未見有桑弘羊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有唯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轍亦坐去官於是知諫院范純仁言向儉巧刻薄不可爲發運使人主當務農桑節用不當言利自後罷純仁諫職而諫官

李常復論均輸不便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亦言均輸徒  
貴就賤用近易遠然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  
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既已許之變易變易  
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  
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  
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  
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  
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  
慮此乃捐五百萬緡錢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  
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安

石之說言皆不行乃以向爲天章閣待制遣太常少卿羅拯爲使手詔賜向日政事之先理財爲急朕托卿以東南賦入皆得消息盈虛翁張斂散之而卿忠誠內固能倡舉職業導揚朕意底于成績朕甚嘉之覽奏慮流言致惑朕心匪石豈易轉也卿其濟之以彊終之以不倦以稱朕意然均輸後迄不能成

互市舶法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而互市之制行焉後漢通交易於烏桓北單于鮮卑北魏立互市於南陲隋唐通貿易于西北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後唐亦然而高麗回鶻黑水諸國又各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宋初

循周制與江南通市乾德二年禁商旅毋得渡江於建安漢陽蘄口置三權署通其交易內外羣臣輒遣人往江浙販易者没入其貨緣江百姓及煎鹽亭戶恣其樵漁所造屨席之類權署給券聽渡江販易開寶三年徙建安權署於揚州江南平權署雖存止掌茶貨四年置市舶司于廣州後又於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邏闐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齋諸蕃並通貨易以金銀緡錢鉛錫雜色帛瓷器市香藥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鑲鐵鼈皮瑇瑁瑪瑙車渠水精蕃布烏楠蘇木等物太宗時置權署于京師詔諸蕃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兩浙泉州非

出官庫者無得私相貿易其後乃詔自今惟珠貝玳瑁犀象鑛鐵髓皮珊瑚瑪瑙乳香禁權外他藥官市之餘聽市於民雍正中遣內侍八人齎勅書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諸蕃商人出海外蕃國販易者令並詣兩浙司市舶司請給官券違者沒入其寶貨淳熙二年詔廣州市舶除權貨外他貨之良者止市其半大抵海船至十先征其一價直酌蕃貨輕重而差給之歲約獲五十餘萬斤條株顆太平興國初私與蕃國人貿易者計直滿百錢以上論罪十五貫以上黥面流海島過此送闕下淳化五年申其禁至四貫以上徒一年稍加至二十貫



以上黥面配本州爲役兵天聖以來象犀珠玉香藥寶  
貨充初府庫嘗斥其餘以易金帛芻粟縣官用度實有  
助焉而官市貨數視淳化則微有所損皇祐中總歲入  
象犀珠玉香藥之類其數五十三萬有餘至治平中又  
增十萬熙寧五年詔發運使薛向曰東南之利舶商居  
其一比言者請置司泉州其朔法講求之七年令舶船  
遇風至諸州界亟報所隸送近地舶司權賦分買泉福  
瀕海舟船未經賦買者仍赴司勘驗時廣州市舶虧歲  
課二十萬緡或以爲市易司擾之故海商不至令提舉  
司究詰以聞旣而市易務呂邈入舶司闡取蕃商物詔

提舉司劾之九年集賢殿脩撰程師孟請罷杭明州市  
舶諸舶皆隸廣州一司令師孟與三司詳議之是年杭  
明廣三司市舶收錢糧銀香藥等五十四萬一百七十  
三緡匹斤兩段條箇顆臍隻粒支二十三萬八千五十  
六緡匹斤兩段條箇顆臍隻粒元豐二年賈人入高麗  
貨及五千緡者明州籍其名歲責保給引發船無引者  
如盜販法先是禁人私販然不能絕至是復通中國故  
明立是法三年中書言廣州市舶已脩定條約宜選官  
推行詔廣東以轉運使孫迴廣西以陳倩兩浙以副使  
周直孺福建以判官王子京罷廣東帥臣兼領五年廣

西漕臣吳潛言雷化州與瓊島對境而發船請引於廣州船司約五千里乞令廣西瀕海郡縣土著商人載米穀牛酒黃魚及非船司賦取之物免至廣州請引詔孫迥詳度行之知密州范鏐言板橋瀕海東則二廣福建淮浙西則京東河北河東三路商賈所聚海舶之利顯於富家大姓宜卽本州置市船司板橋鎮置抽解務六年詔都轉運使吳居厚條析以聞元祐三年鏐等復言廣南福建淮浙賈人航海販物至京東河北河東等路運載錢帛絲綿貿易而象犀乳香珍異之物雖嘗禁權未免欺隱若板橋市舶法行則海外諸物積於府庫者

必倍於杭明二州使商舶通行無冒禁罹刑之患而上  
供之物免道路風水之虞乃置密州板橋市舶司而前  
一年亦增置市舶司於泉州賈人由海道往外蕃令以  
物貨名數并所詣之地報所在州召保母得參帶兵器  
或可造兵器及違禁之物官給以券擅乘船由海入界  
河及往高麗新羅登萊州境者罪以徒往北界者加等  
崇寧元年復置杭明市舶司官吏如舊額三年令蕃商  
欲往他郡者從舶司給券毋雜禁物姦人初廣南舶司  
言海外蕃商至廣州貿易聽其往還居止而大食諸國  
商亦丐通入他州及京東販易故有是詔凡海舶欲至

福建兩浙販易者廣南船司給防船兵仗如詣諸國法  
廣南船司鬻所市物貨取息毋過二分政和三年詔如  
至道之法凡知州通判官吏并船司使臣等毋得市蕃  
商香藥禁物宣和元年秀州開脩青龍江浦船船輻輳  
請復置監官先是政和中置務設官於華亭縣後江浦  
湮塞蕃舶鮮至止令縣官兼掌至是復設官專領焉四  
年蕃國進奉物如元豐法令船司卽其地鬻之毋發至  
京師違者論罪契丹在太祖時雖聽緣邊市易而未有  
官署太平興國二年始令鎮易雄霸滄州各置權務輦  
香藥犀象及茶與交易後有范陽之師罷不與通雍熙

三年禁河北商民與之貿易時累年興師千里饋糧居民疲乏太宗亦頗有厭兵之意端拱元年詔曰朕受命上穹居尊中土惟思禁暴豈欲窮兵至於幽薊之民皆吾赤子宜許邊疆互相市易自今緣邊戍兵不得輒恣侵略未幾復禁違者抵死北界商旅輒入內地販易所在捕斬之淳化二年令雄霸州靜戎軍代州鴈門砦置權署如舊制所鬻物增蘇木尋復罷咸平五年契丹求復置署朝議以其翻覆不許知雄州何承矩繼請乃聽置於雄州六年罷景德初復通好請商賈卽新城貿易詔北商齎物貨至境上則許之二年令雄霸州安肅軍

置三榷場北商趨他路者勿與爲市遣都官員外郎孔  
揆等乘傳詣三榷場與轉運使劉綜并所在長吏平互  
市物價稍優其直予之又於廣信軍置場皆廷臣專掌  
通判兼領焉三年詔民以書籍赴沿邊榷場博易者非  
九經書疏悉禁之凡官鬻物如舊而增繪帛漆器杭糯  
所入者有銀錢布羊馬橐駝歲獲四十餘萬天聖中知  
雄州張昭遠請歲會入中金錢仁宗曰先朝置互市以  
通有無非以計利不許終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  
好互市不絕熙寧八年市易司請假奉宸庫象犀珠直  
總二十萬緡於榷場貿易明年終償之詔許九年立與

化外人私貿易罪賞法河北四榷場自治平四年其貨物專掌於三司之催轄司而度支賞給案判官置簿督計之至是以私販者衆故有是命未幾又禁私市硫黃焰焔及以盧甘石入他界者河東亦如之元豐元年復申賣書北界告捕之法西夏自景德四年於保安軍置榷場以繪帛羅綺易駝馬牛羊玉瓊毯甘草以香藥瓷漆器薑桂等物易蜜蠟麝臍毛褐獐羚角硃砂柴胡菴蓉紅花翎毛非官市者聽與民交易入貢至京者縱其爲市天聖中陝西榷場二并代路亦請置場和市許之及元昊反卽詔陝西河東絕其互市廢保安軍榷場後



又禁陝西並邊主兵官與屬羌交易久之元昊請臣數遣使求復互市慶曆六年復爲置場于保安鎮戎二軍繼言驅馬羊至無放牧之地爲徙保安軍權場于順寧若旣而蕃商卒無至者嘉祐初西人侵耕屈野河地知并州龐籍謂非絕其互市則內侵不已且聞出元臧訛龐之謀若互市不通其國必歸罪訛龐年歲間然後可與計議從之初第禁陝西四路私與西人貿易未幾乃悉絕之治平四年河東經略司言西界乞通和市自夏人攻慶州大順城詔罷歲賜嚴禁邊民無得私相貿易至是上章謝罪乃復許之後二年令涇原熟戶及河東

陝西邊民勿與通市又二年因回使議立和市而私販不能止遂申詔諸路禁絕既而河東轉運司請罷吳堡於寧星和市如舊而麟州復奏夏人之請乃令鬻銅錫以市馬而織縞與急須之物皆禁西北歲入馬事具兵志楚蜀南粵之地與蠻獠溪峒相接者以及西州沿邊羌戎皆聽與民通市熙寧三年王韶置市易司於秦鳳路古渭砦六年增置市易於蘭州自後於熙河蘭湟慶渭延等州又各置折博務湖北路及沅錦黔江口蜀之黎雅州皆置博易場重和元年燕瑛言交人服順久毋令阻其貿易初廣西帥曾布請卽欽廉州各創驛令交

人就驛博買至是卽用瑛兼廣西轉運副使同王蕃計  
畫焉建炎四年三月宣撫使張浚奏大食國遣人進珠  
玉寶貝上曰大觀宣和間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  
武備不脩遂致危弱如此今復捐數十萬緡易無用之  
物曷若惜財以養戰士乎諭張浚勿受量賜予以答之  
六月罷宜州歲市朱砂二萬兩紹興三年邕州守臣言  
大理請入貢上諭大臣止令賣馬不許其進貢四年詔  
川陝卽永興軍威茂州置博易場移廣西買馬司于邕  
管歲捐金帛倍酬其直然言語不通一聽譯者高下其  
手吏得因緣爲姦六年大理國獻象及馬五百匹詔償

其馬直却象勿受而賜書勞遣之十二年盱眙軍置權場官監與北商博易淮西京西陝西權場亦如之十九年罷國信所博易二十六年罷廉州貢珠散蠻下蓋珠池之在廉州九十餘按交阯者水深百尺而大珠生焉蠻往採之多爲交人所取又爲大魚所害至是罷之二十九年存盱眙軍權場餘並罷乾道元年襄陽鄧城鎮壽春花靨鎮光州光山縣中渡市皆置權場以守臣措置通判提轄五年省提轄官淳熙二年臣僚言溪峒緣邊州縣置博易場官主之七年塞外諸戎販珠玉入黎州官常邀市之臣僚言其贖貨啓釁非便止合聽商賈

百姓收買詔從之建炎元年詔市舶多以無用之物費國用自今有博買篤耨香環瑪瑙貓兒眼睛之類皆實于法惟宣賜臣僚象笏犀帶選可者輸送胡人謂三百斤爲一婆蘭凡船舶最大者曰獨檣載一千婆蘭次者曰牛頭比獨檣得三之一又次曰木舶曰料河遞得三之一隆興二年臣僚言熙寧初立市舶以通物貨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苛輸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懷遠之意實寓焉邇來抽解旣多又迫使之輸致貨滯而價減擇其良者如犀角象齒十分抽二又博買四分珠十分抽一又博買六分船戶懼抽買數多止買麓色雜

貨若象齒珠犀比他貨至重乞十分抽一更不博買乾道二年罷兩浙路提舉以守倅及知縣監官共事轉運司提督之三年詔廣南兩浙市舶司所發舟還因風水不便船破檣壞者卽不得抽解七年詔見任官以錢附綱首商旅過蕃買物者有罰舶至除抽解和買違法抑買者許蕃商越訴計贓罪之舊法細色綱龍腦珠之類每一綱五千兩其餘犀象紫礦乳檀香之類爲麤色每綱一萬斤凡起一綱遣衙前一名部送支脚乘贍家錢一百餘緡大觀以後張大其數象犀紫礦皆作細色起發以舊日一綱分爲三十二綱多費脚乘贍家錢三千

餘貫至于乾道七年詔廣南起發麓色香藥物貨每綱二萬斤加耗六百斤依舊支破水脚錢一千六百六十二貫有奇淳熙二年戶部言福建廣南市舶司麓細物貨並以五萬斤爲一全綱南渡三路舶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舶飛運所失良多而銅錢之泄尤甚法禁雖嚴姦巧愈密商人貪利而貿遷黠吏受賕而縱釋其弊卒不可禁

宋史卷一百八十六

宋史卷一百八十六考證

食貨志下八古渭邊若便於應接○渭監本訛謂今改

正



宋史卷一百八十六考證